

萬法宗書

金四



棘聽草卷七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評妄

分守道奉部院一件為枉冤事

審得王進二乃江西走空無籍棍徒也先是有王文秀者亦江西人本姓徐因出繼故姓王向在清湖開鞋舖後身故與陳六一人命訐告久經衢州縣廳問結已明斷擬發落訖突如其來認王文進為胞兄以與詞彼進二者繫何人哉問之文秀妻

黃氏並不識其爲何許人彼夫自有第名徐元現
在清湖則叔嫂之稱無謂也問之衢歇毛君正云
當日徐元黃氏因候審居其家進二託言尋覓鄉
里曾至其門及見徐元兩不認識則原係絕不相
干之人忽興不風之波架言在原之急如此奇舉
未之前聞究其心不過欲生端嚇詐也及金華縣
差鮑元往江山關提公然隨與俱往濶步縣堂自
稱院標差官而署事縣丞亦爲動容起敬真可詫
異遂得婪詐陳六一銀十五兩陳良惠銀二十四

兩指要三百兩方寢其事何物神奸乃敢狡如狐
貪如狼於青天白日之下肆行魑魅魍魎之奸按
誣擬徒追給良不爲枉或以原案俱在三衢竝發
衢屬就近再提清湖徐元一質則真僞更明矣
覆審得王進二告陳六一等原不過借人命爲嚇
詐之階耳夫王文秀與六一因婢女起釁黃氏結
訟衢郡兩經該廳縣審結斷銀給領久經發落今
其卷具在可考也使人命稍未分明則黃氏焉能
緘口徐元豈遂無言以俟進二燃旣冷之灰哉最

可訝者莫如假冒屍親一事文秀之母轉適徐子明則子明係文秀繼父徐元係子明子應係義兄何以指元爲繼父况前審黃氏並不識其爲何許人以非親非故稱呼顛倒公然指告人命可乎尤可恨者又莫如假冒標官一事縣堂逞其狐假鎖弔肆其狼威陳良惠等膝行長跪獻銀求釋以流棍指風影虛情擅作威福婪吸平民藉使人命逼真尙莫能追其冒告假差之罪况塵案斷結已明者乎卽旣結之案姑不具論就其所稱徐元奔告

截殺沉屍是又一人命也今徐元子明久經回籍鄭應懷供吐最確豈非無影之詞夫人人命何事進二何親而飄忽不根詐誣疊出前擬城旦以懲其奸今奉憲駁法惟平允卽據詐財而論亦不能免於杖而追給也

臬司奉撫院一件爲勅近便民事

審得陳奇與張元滿田界相鄰奇田在下元滿田居上故元滿車水溉禾不得不由奇田乃奇方種豆無事灌浸此爭之所由起毆撲而前則元滿禾

稼自不能無損遂以控縣卽此鼠牙之釁似亦小人恒情而奇乃以抄殺虛詞聳瀆撫院批送憲臺可謂健訟矣今蒙批審所稱屍傷驗無可驗究之事起最細及今俯首悔過兩造俱以願息爲請但陳奇抄殺之說太屬不根念其蚩蚩之氓姑從一杖示儆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亟斬叛屠事

審得王國明係甲長陳元宰乃保正也順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鎮標副將朱輔往該都勦賊駐營

金沙地方士馬芻茭之需卽取給於該都則奔走箕斂皆保正與甲長事時元宰販炭入杭國明欲其弟陳元泰代兄從事元泰不然其言致爭國明遂曲稟該弁而有責棍鎖繫之事此非國明構釁所致歟迨喚元宰歸來銀傘諸物旣爲健兒所奪嗔呵怒責復爲朱弁不容甚而有做賊一語益不自安故追咎於起禍之國明而有憲臺之控乃國明亦遂投詞以應究其王大壽人命之說係六年間死於賊渠洪九老之手與元宰畧不相蒙嘯聚

焚殺悉皆虛語爲此詞者亦何不根之甚也但事發端於斂料而釁起於兵營國明姑從杖傲所奪銀物旣不能指兵丁姓氏無從究詰夫率兵勦寇意在安民卽戎馬牧芻皆有常稟何復紛紛致此多事相應併請憲飭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極惡害命事

審得徐文表之控金順乃以兩事合爲一詞究皆引鍼暗扣而非真實之論也縣捕樓選余進何遲傳兩於七年三月因黃教官失鶩二隻告緝在縣

差捕訪拏隨將文表送倉且掠其衣服綿被錫器之類後經宋縣官審明無涉釋放文表遂揚言上控而諸捕情懼憑中張唯科寫十五兩借票付之以緩其事名爲借票實則賠償前贓後事雖竟寢而借券亦未杜完此一事也七年八月文表行年三十聘十三歲之吳氏尙未成婚以長幼懸絕自願退親憑媒金芳改字與金順子金洪受聘十四兩至八年八月又找詐銀二兩手券具在此又一事今何爲而忽與此訟哉追往事於多年幾同逝

水翻新題於今日幻若浮雲憲批所以早燭其虛也本應按誣重懲援例減等姑從杖儆金洪已經物故吳氏應着其親兄吳明學另行擇配縣捕樓選等俱得宥免

部按兩院一件勅典真命事

審得王周勝真刁健之徒哉其叔王祖培原係賊黨卽所告干証樓方孫亦不能諱其爲賊也於五年間被社兵搜獲遂爲郭廷科所殺李繼賢時爲社長祖培妻陳氏嗔其不救遂掘其寄葬之妻棺

致繼賢告縣陳氏訴詞方稱人命初未曾因被殺而具鳴也使祖培無端而死非命周勝爲叔報仇必不能旦夕隱忍何待至今日始上控哉且此事原案曾與王祖鳳何涉復何與其壻徐應理及其子王朱壽事而周勝充兵在省蓋嘗冒商指祖鳳盜木一控於南關再控於義烏迨奸計不售輒翻往事牽告多人不過欲圖遂其詐夫人命不於本籍告理而冒籍杭州憲批誠燭照秋毫矣最可駭者王祖鳳竝未赴控亦皆王周勝代爲捏告則又

何也蓋詞內借稱殺子而祖鳳子朱壽具在冀欲以此罪其反坐用心深險已極此一犯者射人如含沙之飛蜮變幻類白日之黎丘指告皆誣按徒不枉王祖培作賊被殺死所當死况郭廷科久緝未獲繼賢相應免科

覆審得王周勝之以人命控也原藉爲修却之舉以圖索詐耳初周勝賣山一畝與王祖鳳得價三兩屢找不遂故藉山有木訟之於權部再捏名姚萬元提解於義烏兩計不售而人命之鳴始起實

與祖鳳若風馬牛之不及也卽其叔王祖培實順治五年間作賊被殺追尋致其死命者社兵雖多而下手惟郭廷科一人卽今周勝亦自稱爲廷科矣李繼賢雖係社長當賊勢搶攘之際據供率社援勦四處奔應廷科之甘心於賊黨者固未嘗縱之使然也前縣審謂祖培妻陳氏卽告東陽蓋未查東陽縣卷始末耳今弔閱當日原案實因繼賢告其發掘妻棺而後陳氏始以人命應之初不聞先行具控設使繼賢果涉於人命必爲隱忍之謀

祖培殞命於無端豈肯有待而發更瞭然易明也
此事既非繼賢下手已有定案則五年以前之事
別無可罪繼賢若夫王祖鳳等牽連詞內復有捏
名之控者周勝在省充兵易於隨便投牒而祖鳳
以龍鍾不能動履之人兼且子幼安能與之犄角
第觀其呼天搶地力明投匿之虛再觀周勝掩屍
藏頭益顯舉動之詐况捏名姚萬元前已行之則
此鬼蜮伎倆非周勝其誰哉仍照原擬不枉郭廷
科俟該縣緝獲另結

部院一件爲法斬事

審得王士宏與王士選同堂兄弟也士宏充當保
正於順治四年有蔣瑞舜打死兵丁劉四一案屍
親劉三具告以士宏保正之故竝波及之是時士
宏懼而潛逃士選念親族之誼代銀七兩二錢與
劉三方免株連不可謂非有德於士宏也及事定
回家使士宏具有人心感其前好雖士選應募於
衢彼既有母弟在自應照數全還何至王阿鍾與
王士游僕僕取討不已祇還四兩卽阿鍾必欲索

其全完未得非是遂不顧嬖姪之分肆言唐突則無理甚矣此阿鍾之所由入衢往見士選而有此鳴也今雖衆親剖處願還三兩二錢以足前數其實認還於旣告之後非出初心况復侵陵堂嬖若士宏者固無辭於重杖第阿鍾詞稱士宏委官威逼助餉捲擄家財等事據所告干証張汝翰供爲烏有遑問其他乎雖阿鍾情有所激老不擇音而詞太失實罪坐親男則抱告之王士游爲可杖也蓋士宏之宐罪者用以肅尊卑之分而士游之不

道者所以遏虛妄之風兩造俱俯首無辭矣劉三指命詐財於法難宥因非土著不知何往故無從追究至蔣瑞舜一案先經審訊已定爰書卽今兩造各證原與當日事內無干人命應聽另案歸結撫院一件爲劫財慘命事

審得李廷鸞與丁國升鼠牙雀角之相尋非朝夕之故矣因東陽陳明宇攜妻投止於國升家廷鸞口冒材官輒相挑狎迨調姦不諧而爭端斯起廷鸞控國升於縣國升卽控廷鸞於府未已也廷鸞

再控國升於守道國升又控廷鸞於按院於是乎
廷鸞有赴憲之鳴矣更端迭訟不過起於爭姦而
求勝增情遂相仇於靡悔宜其詞稱經商洗劫盡
皆緣飾之詞殺命呼冤悉成虛幻之語今細質王
惟紬卽洪惟堯者云竝不知人命事兩造共指爲
干証故其所供最真非廷鸞之好訟喜爭何以有
此不情之控哉查此案已經處州府審結竝擬今
廷鸞指告復虛本應重治念其鄉愚不悟姑擬一
杖以斷從前糾葛

撫院一件爲虎吏嚼民事

審得學吏楊汝進於七年間曾因方汝璧列款首
生員方士奇於學雖擬罰修學銀十二兩而實未
付牒申本縣差樓雲拘查久不赴理此一事也至
八年二月內適有禮生項伯進等懇縣發銀與方
大魁買穀四石差祝奇往催而大魁卽士奇之祖
隨求縣請豁已行批摺准免此又一事也年月先
後情節兩端士奇巧爲申插控憲者實因當日牒
申款案慮審深求修學罰銀久懸未杜併嗔牒縣

之故遷怒於學吏楊汝進而爲此鳴也至於買穀
既經批免何所容其壓詐且青青子衿差役雖孟
浪乎亦斷未敢遽加縲紲而索詐之也獨楊汝進
經承首款牒審多事亦應杖做併士奇前罰修學
援宥豁免

撫院一件爲勅斬蠹害事

審得孟士奇卽孟士瑚之堂兄也士瑚有田二畝
八分五釐同母於崇禎九年九月內得價二十二
兩五錢賣與朱惟方卽朱盛爲業及今桑滄代變

士奇忽生取贖之想則多事矣殆取贖之計不行
而思找價找價之謀不遂而輒以錮婢隱稅虛詞
控於署縣李同知則更多事矣彼時被劾宋縣官
以完贖至縣有王中一者卽指宋令乞情爲名乘
機勒朱盛銀二十三兩又立欠票銀三十二兩原
未有三百兩之多而盛且控之臬司矣士奇自懼
無以抵飾鳴於憲臺而不遑計其誣也稱多金之
被掠旣皆烏有痛孟壽之登斃今現生存若朱大
則朱盛歇家朱承義卽朱世賢係朱盛干証故波

及之士奇啓學生端虛詞滿紙相應按律重懲援
例減等量從杖做朱盛所控孟所願因係士奇族
中諸生而告之若張義金奇係捕廳差人雖未得
銀與中一串詐情真薄杖不枉宋令已離地方士
瑚中一俱登鬼籙毋從追究餘係無辜株累相應
省釋

撫院一件爲虎蠹洗詐事

審得胡八五與子胡祥十卽胡伯瑞因上年五月
五日與胡九七有爭水之嫌忽於七月初八日有

捏名龔尙德者投匿於縣問尙德則係物故之人
其告爲証者則龔七二也然此事亦荒唐而莫辨
及五父子輒疑爲七二所致奔衢鳴於兵道併波
及於爭水之胡九七及批衢刑未結龔七二遂控
之臬司胡祥再控之憲臺兩姓鼠牙雀角之相尋
亦紛拏纏結而無寧日細訊祥十所告湯瑞烙詐
三百兩者蓋投匿之後該縣差其往拘卽因匿詞
內有指胡得贓銀三百兩之說耳告胡八五垂斃
者該縣因其越告禁之非有他也龔七二告潘寧

者祇不過因其爲胡作証而云龔九三陷弄者亦因衢差來拘之故所稱扼詐三百兩者亦大妄也總緣片詞之虛匿與兩造之紛紜杯影弓蛇皆疑猜之自起蜃樓海市亦幻影之無憑情罪一般難辭均擬若胡八五胡祥十龔七二者竝杖示懲按院一件爲衙蠹事

審得戴祿等倡行左道自蘭谿以至遂昌無籍之徒隨聲附和卽誘周廷憲之子周承龍又誘門子趙秀齋堂新朔一入穀中不容輕出此其心爲何

心此其教爲何教卽何十八曾經犯賊刺字而收爲黨羽且有撩天名號亦大可咄嗟驚詫也周廷憲身充甲長將戴祿等報明該縣用以渙人心之蠱集而弭地方之隱憂誰曰不宐乃反行控道卽以同黨周王五作証搶劫布貨之說何其誣妄不根復使子戴海福勒和嚇詐致周廷憲無可奈何揮刀自刺傷癥宛然其得生者幸矣尤可異者捕差胡陳拘犯回來祿敢糾率閭有仁何十八等守候金家插地方公行擒搶非惟舟中衣服銀米等

項肆奪無餘又將胡陳鑲鍊歸家逼令入教行路
駭聞若非胡陳妻知之呈明捕廳檄行該縣豈能
輕脫虎口及自揣惡極罪大無可抵飾再有赴憲
之鳴輒復以同黨之張亨包六五插証蓋皈依之
教所在恆有無處不通故能隨聲而應所謂寄字
卽可告人要非虛語也但此案以告衙蠹爲詞及
盡法研訊反覆諦審其事之始終確然如此蓋此
輩之惡原不可以常情常理度之今若不嚴行創
懲則將來何事不爲竊恐狡惡之狀政未止此耳

戴祿應從徒配其戴海福閻有仁何十八以及張
亨包六五等均應竝擬被奪之物照追給主陳胡
往拘時據張亨供曾有受贓竝杖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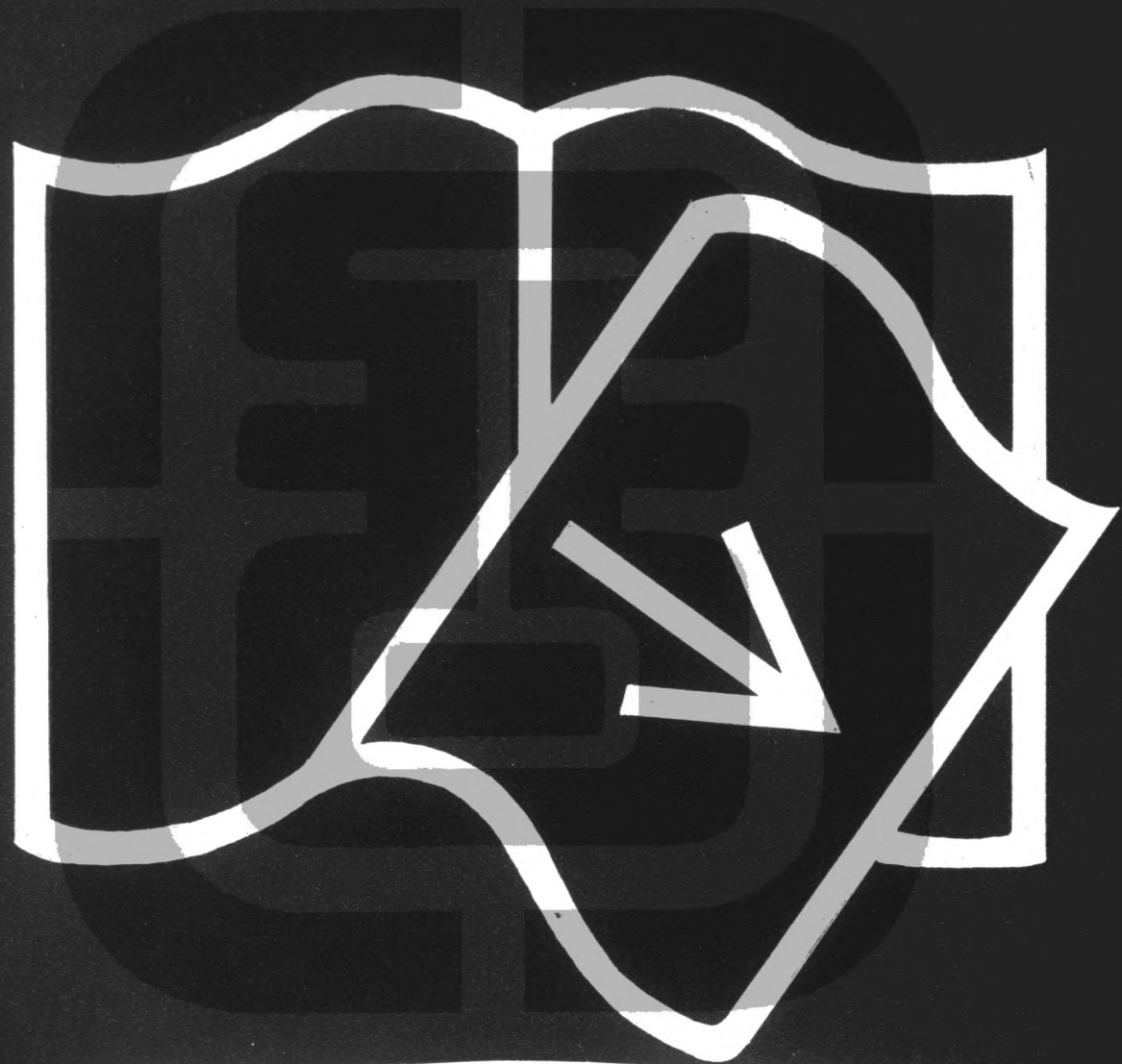
按院一件爲衙蠹事

審得徐守清佃種張惟勝族中公共之常田惟勝
有柏樹植於田畔其來舊矣守清以爲於田有礙
四月十七日攀而折之此其致爭之由因以鳴縣
守清無以抵飾遂以四月十三日痘故之女狡稱
驚死則誑誕不經甚矣乃有歇家嚴伯四者乘機

詐惟勝銀十八兩指稱打點內祇烹分三兩與縣差吳六二其餘則盡飽谿壑也此惟勝之所以激而上控哉若守清者借天亡之女命既屬不情雖詭託於逋租難辭杖儼嚴伯四余六二均應分別杖懲照追給主

覆審得徐守清折張惟勝之柏樹以啓訟端繼而詭稱逋租甚至誣以女命則其虛狡之情又豈待証佐而始呈其罪狀耶乃忽以証之假替爲詞冀圖辯飾因江九十卽陳大元遂云江九十年代陳大

元果爾則必另有一陳大元矣今守清又不能別尋一陳大元况其當日訴詞稱爲賄買鐵嘴血親陳大元硬証等語而並不言江九十假冒如謂今之硬証者爲江九十則向之所指血親硬証陳大元者爲誰守清雖鼓舌如簧亦不能置對也夫江九十之卽陳大元人盡知之且此事該府與糧廳兩經對簿俱係此人以陳大元之名應審苟以干証左袒未服厥心今再進守清之干証陳四等問之痘故之女証人供相同也因田間之柏樹折損



缺 16

致爭供亦無不同蓋定罪惟論其事之虛實詎得
以干証混賴可從減貸乎仍照原擬不枉

按院一件爲封抄事

審得吳文誠卽吳華乃已故吳子信親姪子信妻
李氏卽李應學親姊生員李素生卽華伯者蓋其
堂弟也李氏無出妾王氏生子聖慈卽文煥甫七
歲父卽病故問登床受託孤者誰歟非華也耶觀
其臨訣之詞言猶在耳使華具有人心自當爲之
持戶撫孤以期不負死者奈何不自引嫌以致貽

按院一件爲衙蠹事

審得陳益乃楊氏卽臺娘之子也先以陸壽被人
手刃金華縣緝拏賊犯許珮招稱陸壽係董廳所
殺言廳壽竝屬賊夥因爭姦楊氏遂致蹀血以甘
心及該縣旣獲董廳遂差應捕樓明卽樓真併縣
阜徐芳協同鄉保陳一考往拘楊氏已經拘至供
明收禁陳益爲楊氏之子抱告此詞冀爲抵制耳
雖情淡愛母亦屬人子之烏情而法不容姦空歎
集桑於鵠羽况所控干証王魁陳楷屢提不出就

讞其爲誣妄又何待辯抱告陳益量從杖儆楊氏仍聽另案歸結

覆審得陳益之告樓真徐芳也因其母楊氏同賊通姦致董廳與陸壽自相殘殺縣捕拘楊氏而下之獄故有此鳴實爲狡脫地耳夫事涉人命差役詐贓此情理所易信而於民生休戚關係誠深伏蒙憲駁職敢不細行研審顧事亦有不可一槩論者如初審時干証王魁已不赴讞足明懼虛竊以爲不質王魁終屬疑案故務拘其必至今據所供

甚明彼楊氏者與賊輩稔姦其貧而無賴可知卽陳益無以自養向爲人廝役顧安得有二百四十兩之銀貨被抄洗哉所謂借端而圖倖脫者此案是也杖不爲枉楊氏仍聽該縣另結餘免擬

按院一件爲衙蠹事

審得黃永煥黃永位同族鴈行也初因永位與黃星啓致爭公路結訟在縣彼星啓垂髫之童疑謂非永煥之教唆不及此中心銜之所由來者漸矣本年元旦永煥哀然以明時巾服趨而拜於祠廟

惟此豎儒愚不諳事使永位向無嫌隙則必指其迂腐笑而罷之豈復有此紛紛扭控哉然此實永煥自招其尤雖欲倖免自不可得乃將田屋變賣得銀三十六兩付潘世琳轉求車相公請託免申黃照供吐最真則其情亦窘而狀可憐矣孰知前銀已費該縣申報依然因此上控耳然究其禍本皆永煥自貽伊戚安得以愚昧爲之少寬按律違禁杖不爲枉世琳過付關說杖復何詞第車相公東西南北之人已經回籍無從追究前銀卽於世

琳名下追給餘俱免議

覆審得黃永煥拜祠而用明時巾服致令永位扭控雖向有隙嫌此皆自貽伊戚卽其人之迂腐然論法原未易寬也第按以違制則律亦止於杖百耳况本生因巾服之故現奉黜革乎則服之不衷已足裁身而法之所施可以示創仍照原擬

鹽院一件爲盜庫鱣主事

審得胡起龍身充庫吏膽可包天惡能噬主乘宋令謝事之後輒敢以交盤明白之錢糧陡起異心

計圖乾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及宋令忿極控
縣隨於署縣李同知前認明無辭鼯鼠忽覺其技
窮而狂犬偏能於吠主不痛懲之何以戒後但此
案原以錢糧爲重今起龍旣已認明毫不干於宋
令雖一杖未足盡辜三尺姑從少貸起龍與助惡
之胡起琰各從杖懲

鹽院一件爲壓屠慘冤事

審得朱國仲原有三畝二分之田屬於諸暨何承
奇家爲業問其交易則皆兩姓祖上之事契券分

明已經推收找絕今歷年已久迺他人之田疇非
曾孫之稼穡爲國仲者亦可已矣奈何因其改佃
遂乘機而盜塘內之魚乎此承奇與之分理不聽
控縣所由來也迨署縣李同知審實而責之夫亦
自取其咎何復有此鳴也田雖故物難問旣逝之
波羨已臨淵殃非池魚之比盜魚不可也因盜魚
而反誣以吞搶益不可也况詞內種種子虛本應
按律坐誣念其冥頑請從寬政擬杖示懲
臬司一件爲大盜搶殺事

審得王叔有乃王德志之親叔也向因王宗純卽王敬南因賣屋找價與德志致爭告縣此時使叔有猶兒誼重骨肉情親自當執公直之言力爲排解奈何義不出此而反左袒敬南插身干証固已大悖情理矣及縣審曲在敬南與叔有竝行問擬亦可相安於無言胡爲乎復尋旣往之舊隙而翻事外之新題亦將敬南作証操戈室內不問而知爲不利於孺子也雖尊卑之分有別而虛實之律當嚴今叔有所控截劫危命悉係虛詞幸期親尙

有減等之例姑從一杖示儆

臬司一件爲天討黑冤事

審得伍象賢卽伍佳印暨其父伍開先曾於九年四月十五日與徽商汪君祥有爭房之隙蓋小屋三間原係開先賣與周三卽周貫通而周又轉賣與君祥惟是開先不容復售攘臂毀拆以致君祥控院齟道審結最明今象賢此詞何其誕妄不經哉誑親父爲慘斃指淫劫以鳴冤情何其迫孰知異客實非綠林而高堂現有垂白其誣固已不待

問矣總因鵲鳩爭居之舊事翻成雀鼠構訟之新
題不懲其虛何以爲刁健者戒也象賢姑從杖儆
猶厚幸焉

臬司一件爲憲斬蠹屠事

審得唐明典與唐超唐宇治乃同祖兄弟分爲兩
房則祖塋山木鬱鬱葱葱庇蔭交榮勿剪勿伐誰
得而擅用斧柯之尋乃明典因超等在城彼則附
近墓門私行摧砍此生員唐宇治慮傷風水因有
赴縣之鳴此曾何與唐四四嫂故而妄有此不稽

之控哉雖縣差湯瑞承稟勒銀二兩事誠有之安
得詐稱多金買命但圖聳聽不復計其言之誕也
本應重究姑念愚民諒從杖儆差役湯瑞索銀有
據竝杖追給

臬司一件爲黑戮大冤事

審得邵一璋乃趙維德繼子也一璋與倪士偉等
去歲有爭鋏鑑庵之訟主僧他去維德卽將庵內
所存之物收貯於家無何以別案失盜獲賊供有
一姓趙者同夥差捕汪美緝拏汪美遂擒維得充

數併掠其多物以爲賊及閱之則皆法器袈裟之屬似民家不應有此據其實供卽前庵僧所遺也隨將維德釋放重責汪美三十板示懲亦可以舒胃中之憾一璋何爲復有此控哉蓋彼時適有士偉爭庵之釁疑爲唆囑使然雖職一見審釋在彼蛇杯之惑猶未已也故起而告之今審囑捕之情兩不任受詞之虛誕大畧可知砍甥數十刀尙有完甥乎卽指抄掠者亦卽前此庵中貯存之物本應坐誣念維德無辜被縛事亦有因姑從杖儆最

可恨者汪美以趙維德指稱卽趙姓之賊若非職有一念之明不幾成枉獄雖經痛責杖有餘辜前物查係鍊鑑庵者應給僧收領至於倪姓主僕之分以及庵基屢經斷明毋俟再議
提學道一件爲佔殺事

審得楊和八之控生員余繼奎從來無情之詞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蓋和八曾有田十畝餘售與繼奎而墨券分明受價過割歷年久遠今何爲尙叟叟不已乎初釁因於找價未遂所欲致鼠牙以速

詞同蛾飛而射人亦太過矣况開單所列纍纍而
伏於公庭者悉皆絕無干涉之人令其廢農失業
奔走道途和八果何所聞見而爲此蜃樓海市之
幻據又以爲出於俞繼富徐用德二人之開授不
意狡如和八猶傀儡登場而聽人之線索也繼奎
以俞有光有圖賣屋產之嫌旣唆周祿以鄭子元
之名控憲復唆和八而有此鳴今虛不赴質亦有
是哉獨怪和八說鬼說夢似黠似癡莫能名狀夫
找價之謀已屬枝指而款單之列更增蛇足牽無

知之誣佐綴夜臺之姓名書生雖吐幻於鶩籠而
水怪終呈形於牛渚則何益矣律以反坐城旦何
辭俞繼富徐用德羅織虛單姑從各杖猶有厚幸
其周祿一詞應聽該縣另結

守巡兩道一件爲天討事

審得吳立會先年曾被山賊所擄同在營中後趙
忠涑之遭賊殺也其子趙壽控縣併將立會牽告
詞內該縣着鄉長戚有恩盧懋俊等協拘由是立
會於八年十二月內懼而逃衢因其同母之弟余

東野草 卷一
繼德者向住彼郡遂託跡焉究之前案未結終難歸家故於十年六月內將向時協緝之鄉長戚有恩盧懋俊等指告此不過借爲出脫之計宐其疊控抄掠之事字字皆子虛矣而戚有恩亦遂具鳴兩憲者總因立會之興戈憚其赴衢質審雖曰不得已而應敵但詞內抄捲一則曰四十餘再則曰百餘亦皆失實卽所告樓大榮乃立會之甥大壽卽立會之弟余繼德雖異姓實亦同母之伯仲故併及之要權其兩罪之輕重實由於立會之不情

問其何以告有恩等祇緣趙壽之告與其不爲排解之故則謬亦甚况疊控無影虛詞相應按誣徒擬有恩亦應杖懲至若殺趙忠涑一事未有確據且趙壽久提不到審據盧十八王三十等供當日原係牽告故立會之罪祇律以誣也
守巡兩道一件爲窩聚抄搶事

審得洪世忠洪世義洪三九因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縣差姜勝於羅塢市上鎖洪八八歸家遂排闥搶之以去亦大怪事矣夫洪八八者乃龍游縣所

關請以爲窩盜陳惟貴也則姜勝奉票往拘豈曰無因卽惟貴實未嘗窩於其家第緣貴母與八八之母係親姊弟曾有往來故波及之此其情獨不可白之於官徐侯原釋而顧攘臂以前設使拘提人犯大力者盡可負之以走則三尺之法悉以空懸而匹夫之勇不幾難制耶此三犯者各從杖懲良不爲枉然姜勝亦烏得毋罪旣獲人犯不卽送官乃藏之私家其意何居况實得其棉布一端乎所當併杖追給洪八八據審不係真窩相應釋放

餘免擬

守巡兩道一件爲劫殺事

審得趙明準乃趙明鑄同祖兄也明鑄父爲明準親叔先以言語之傷叔一批其頰明準不遜致叔訟之明準因而破家此其仇釁實深雖同堂兄弟乎幾於寇讐矣舊年十一月明準母死不給於喪擅發明鑄積貯之莊穀糶賣數挑則誠有之若謂其糾衆肆搶一之爲甚而至於再至於三明準卽兇橫亦安敢蔑法無忌如此然不可諱其爲盜也

查係大功服親減等擬杖穀應追給念其爲喪母之費夫麥舟相贈施於素不謀面之人况此爲親伯母乎免其追贓以勸親親夫兩人之父本一父之子先人既有嫌矣明鑄稍忍以敦同祖之誼則舊讐可釋新怨不生寬明準卽所以全明鑄耳倘明準不思悔過則法難再貸

分守道一件爲呈解密擒賊首事

審得俞發之七都社長也先年曾入賊營投誠已久舉充社長仍是良民間月十六日該都有搶穀

者十七日發之呈縣以其社長不能禁戢故責而羈之當報賊係張豹等及二十三日十五都社長獲豹到官審供搶穀是實遂釋發之豹豈不銜恨發之報其名使有爲盜蹤跡豹何爲不言也時駐防周應聯以查社至本都廿九日到鬼山發之在縣三十日遣兵張洪等拘捉旣而遂有密擒賊首之詳職奉憲研究當日會同宋遊擊神廟公審發之歷歷口供在案者甚悉也緣移提應聯久不赴審而發之染病急先取問保候調治已不能療矣

委官相埋雖死於疫乎然前刑拷不支固病之所由來也該都地保盡爲具結似屬良民卽何求而有四百金之賄夫舒葛俞地方結寨樹旗勢何猖獗縣官何爲不知鄉民何爲未見應聯稱係訪聞豈無據而云然審馬應進王鸞等或係負販或已喪明起義安用若輩乎而呂蔡龍者情罪不明又登鬼籙矣至今十八日應聯始至意固夷然不屑也而俞兆坤又奄奄待盡所告款証尙未解到應聯又願解赴憲臺以聽明訊職豈敢久稽坐視諸

人累斃乎姑據先後各口供節畧以備憲核然皆同宋遊擊共耳而目之者也雖發之化爲異物無從嚴究其行賄隱情而結寨起義則通國有口未審應聯之何據也若經憲臺秦鏡彼必當一一指陳其實者矣竊意此案但確究發之是盜非盜則賄脫之有無自可立見耳

分守道一件爲僞詐抄家事

審得傅清以綏狐之性欲姦傅嘉諭之妻以致控縣而爲干証者則傅本涎也清銜之於心豈能旦

夕忘顧未能報洩者政苦不得其會耳本涎不察是乃因其父傳喜十七於九年正月內物故而於十年五月持十五兩之券往索其負執驗知爲贗筆是授清以訐告之端不乘此奔鳴安肯後時哉但其詞中取餉搶家之說何其激烈及質之傳七九供稱率皆烏有雖相怨之深不難危詞以中之而作寇糾兇此何等事輒可舉以相誣乎卽兩造各揣情虛當公訊之頃皆願請息然不分別懲之何以訓後徒傳清而杖本涎於法允宐傳元浪同

行索帳應竝杖之傳爲甲係本涎之子審與無辜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沸冤事

審得凌一芳父凌志義典凌志醇之屋原價十三兩因其稍加修葺志醇出十八兩以贖前屋尙何勒契不吐以致訟縣則不直全在志義矣後雖議和息訟凌文起亦與其事然不過從族誼起見安得保其和而必息審而不責卽該縣杖志義斷令還屋理固宐也在一芳盡子道者亦惟有號泣而

諫前事之非卜居以息後此之訟乃憤然而興此詞則多事矣併向年堆積豆麥以穢先祠其時爲祠長者卽文起曾稟捕官責板之事亦牽告之不更多事乎詐賊抄家盡屬虛妄本應重懲念其冥頑姑從杖警前房仍速退還志醇管業分守道一件爲斬蠹救民事

審得金茂正狡險無倫之徒也與族叔金汝周同居乘其物故乃不顧傅氏有族孀之誼輒與同棲反自逐妻馬氏其於倫理大乖矣至本年清明日

少長咸集金應龍以本族祠長斥茂正姦孀之情詞嚴義正固其所宜使彼少有人心方愧悔之不暇奈何反挺與相爭而以占侵田叨訟縣也且將夙昔睚眦之嫌竝牽詞內復詐應龍銀十兩包完訟務此俞徵蔣召之過付甚明蓋其從來武斷鄉曲慣熟衙門側目者旣多而叢怨者亦衆卽此應龍控憲單開各証孰非平昔飲恨之人哉尤可恨者兩造旣集茂正復乘便投牒於王大廳指稱應龍等通賊以害之幸大廳稔悉刁誣不至刑戮及

當庭訊問其何以通賊之故卽茂正亦不能指對也如此絕茂倫理之人擬以城旦良不爲枉所有詐贓除應龍給主外餘應追沒傅氏按律離異至於蔣文通乃茂正縣詞牽爲干証之人實不與知金祥卽金茂憲乃茂正胞弟雖手足情聯而實距惠相別俱應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黨蠹屠詐事

審得龔六十與龔五十五係堂兄弟親族五房有車門一座出入所由實五房公共六十造屋三間

上無覆瓦甚不足觀而乃顧瞻衙宇車門之上粼粼者瓦也爰思公共之門遂欲折其應得之瓦龔五十五起而阻之未爲非是但以占路訟縣指小事以誣大則不情矣及該縣批教官王萬彥踏勘尙未履其地六十輒有此控所謂鄭文挺者學書也王祿者學役也王學齋者卽指王教官也蓋此舉不過欲免於踏勘之煩而報其訟縣之怨詞連官役特挾爲必中之技耳宜禁獄刑拷種種皆虛而買命勒銀事事烏有也杖復何詞龔五十五借

題構費竝杖非枉

分守道一件爲慘戮全家事

審得張葉貴與張恭六同爲梁上游三月十一夜往張廿七卽張孟苟家竊牛當獲恭六併獲現賊而葉貴如爰免狡且脫矣彼恭六卽揚言於衆以爲逃者乃張葉貴隨將恭六併賊送縣收禁差捕洪世方志往緝至貴家取鋤二把以供一醉孰知卽借此爲題控上哉張明文乃地保卽送縣之人故告爲首名踢女登死審屬虛情不過藉此爲抵

飾之階耳杖復何說方志以緝盜之因持鋤換酒其事雖小法之所在杖以儆之洪世另行提究至於盜情一案張廿七於四月初二日先經控憲批行湯溪縣未結張恭六應聽該縣另案審報分守道一件爲勅斬屠孤事

審得陳元奇乃陳伯林之子彼時本族陳叔會陳叔韜兄弟嘯聚山林而伯林與陳阿呂之夫陳伯受等共擒叔會解撫院正法訖但叔韜猶然伏莽故衆人慮其報復懼而他徙獨伯受在家致叔韜

率其黨而殺之以報前仇在陳阿呂則以爲其夫原不欲送賊皆伯林之命是遵致此慘禍而伯林亦心憐其意遂具棺殯葬殊不失爲厚道况送賊大義以滅親而代棺情淡於恤寡不亦兩盡之哉繼而叔韜就擒伯林往來解審赴省死於道路總因家門不幸生此惡孽使無辜不得歿於牖下良亦可矜則伯林將復誰怨而陳阿呂尙以嫠婦無依復欲索元奇糊口之費不情甚矣故有此鳴也但所稱詐銀事皆烏有詞多失實元奇應杖呂崇

陽係阿呂之親弟不能恤其寡姊而轉使牽纏於人亦不能道杖陳志傑雖與崇陽同行審與無涉阿呂念其寡婦姑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男命慘冤事

審得鮑肅二向因染病於去年十月內託媒王廿二將妻改醮於邵三二原聘銀二十七兩因有三歲之男隨母攜去故於前聘內拔銀七兩以作飯食費斯時母愛子抱卽邵三二豈不欲其成立以全鞠育之恩無奈本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病而殤

於是肅二往索前之飯銀而潘開悌等卽爲講處
在三二業已首肯故寫有收票若何肅二猶叻叻
於赴告以致三二收回其銀則今日之鳴豈非肅
二好此多事耶况所告人命旣虛三歲病孩檢無
可檢仍令邵三二給還飯銀七兩合杖肅二以儆
其虛若夫王廿二不能調停反禁邵三二之還銀
以啓此訟竝杖不枉

分守道一件爲號援無告事

審得諸阿劉乃諸阿張兒婦度曲登場夙擅柘枝

之舞其藁砧已亡五載有子喜妹尙其夫之遺種
不應視其姑同於路人也致令阿張暮景依棲於
楊元六要亦隨風逐波非有家作合之比固不得
藉口他適遂可置之不問况阿劉尙有服色行頭
卽此舞衣歌扇何莫非阿張之子所餘哉是以鄰
人唐十九爲之處明白九年始月給一兩爲膳資
亦協於情理奈何輒隨其堂兄劉世奇紅牙檀板
浪跡蘭江而以乃姑之饗殮掉頭不顧此一控者
又因本年四月內有族伯諸春至蘭索其班銀七

兩而去不付阿張至八月又與兵丁同來手持硃票稱獻與劉弁爲妾差兵勒銀三兩故懼而有此鳴今據移文稱諸春入萑苻而隨白寇莫可詰其劉弁爲誰想桃花路杳斷非前度之劉郎而柳色撩人其不爲沙吒之攀折者幸矣惟是膳姑之議所當判明九年者旣爲諸春賺去姑免淡求而本年共十三月相應追給若以阿張出嫁之故置辯不休則當日議約不應立於旣隨楊元六之後阿劉卽技善繞梁工於宛轉而爲此不倫之言必不

能傾人之聽也是當給養如約以終阿張天年仍行薄杖示儆其誘與漫游之劉世奇竝杖不枉分守道一件爲斬劫事

審得錢貴嚴民而寄居蘭地時往睦郡買鍋營運有湯民祝一孫開爐於嚴鼓鑄鐵釜然當行承值見錢貴頻來販運嗔攙奪生理故欲其當官貼行似亦非悖理之舉也何錢貴遂架扎寨聚劫之情控哉花墳去城十里此豈嘯聚之場鐵貨被劫果真不控該縣立案其誣已不待問矣嗟乎架虛越

控躍冶自非祥金險語誣良頑心有如鐵石按以
反坐何說之詞念其蚩氓姑請寬政杖而加責餘
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違禁匿屠事

審得姜五妹之兄姜遜九於三月初二夜失牛羣
起逐之追至里許而五妹牽牛在手聲言已獲問
所從來則曰歸自義父童先裕家惟此暮夜恐非
揆親之時豈其歸途偏與牛值之理此其迹亦可
疑也然事無明據久已相忘忽有捏姜余錢之名

者於六月十五日首告在縣指稱五妹盜牛詞連
地方姜百三姜八十等受賄縱盜等語以致縣差
祝百三往拘適五妹遜九他出未歸而姜百三先
爲雞黍盤餐之供百三因與五妹角口謂其盜牛
以致累也五妹不察百三亦匿詞波累之人遂心
銜而指爲砌匿則亦大謬不然矣若夫祝百三乘
票鎖詐豆麥銀布種種方貞亨等過付最明白不
能免於重杖追給雖五妹此控由於被詐使然而
指告涉虛安免竝杖其牽牛跡若可疑然事久無

東華直 卷七 三
據毋庸淡求耳

分守道一件爲枉法事

審得李芬卿弟李明德原以田二百五十把於順治四年賣與徐徵熙而其田卽係明德兄弟佃種糧亦仍在明德名下徵納其初四五兩年李氏兄弟於斂穡之後照衆完租故徵熙卽付銀五錢與明德以輸正供兩皆無詞獨至六七八三年李無租以償徐遂亦不復往索錢糧矣則糧之不完實李明德等負租使然也上年徵熙將前田轉賣與

表兄弟李霖輝卽李賢卿而明德因去夏亢旱益得以藉口於逋租致霖輝告之汪典史責而倉之且欲追前負未爲不可奈何芬卿輒架此詞哉蓋其專爲賴租而發宐滿紙虛詞不覺其誕也最可恨者撫拾遠年風影之事牽累事外無辜之人狡俗刁健之徒事起細微動粘單款使纍纍對簿公庭究皆虛假若芬卿者其何以自解於誣妄乎本應按律重懲氓之蚩蚩姑從杖擬其不蔽之辜仍請加責負租行追

分守道一件爲屍抄事

審得金三八屍抄之控皆重翻舊事以修夙怨也
二月內三八修整居住而金五常適以三月初六
日病死金四十五以爲風水相犯致其殞命訐告
在府夫青烏家言皆茫昧難明居多死生有命豈
得惑是說以長訟端責做結案久成往事而金升
以房價控兵道者又一事也批軍廳審斷三八找
價六錢責懲發落允爲定案有何不平之鳴再尋
此叟叟雀鼠乎宐憲臺燭照如神而示之以撻也

金五十二金傑四皆金升作証之人金孝一係傑
四之子金八三乃金升賣屋原中葉四八乃八三
之婿牽連事外盡屬無辜慘斃搶資悉皆虛誕其
所以告批職者特以前案曾爲伸之夫因情論法
務必協於至公苟自曲於理何能追於一杖哉
分守道一件爲兄命事

審得施鳳友兄文志係龍聚庵僧於八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棄世死於病也當時黃和之卽黃九朋
火而焚之涅槃彼岸四大皆空燬此皮囊是名茶

毗皆僧家常事若使果有別情文鳳豈待今日始
曉曉哉然其所以嗔周文儉者則有由矣文志存
日曾向文儉貸借及其死後庵中有豬一口文儉
欲取以償前債鳳友以爲己所應得致相憤爭推
其心時時垂涎者庵中物也上年十月初七日見
田有芋掩而掇之彼尙夢夢於亡兄蔬蕨之遺遑
復計其新僧慈秀力作之物不應盜取乎慈秀控
府鳳友無以抵飾遂有此鳴且惡地保周文儉代
爲干証故特告之而不知自涉於誣也本宐重懲

矜其無賴薄杖示懲

分守道一件爲急救屠門事

審得吳六十係吳有錦子也有錦日雖雙瞽而四
十甚爲陸梁因與倪汝林田界相鄰灌水之故彼
此各以遠近圖便致爭控縣吳六十等輒將汝林
痛毆以快其忿而復奪其銀包可謂強悍矣乃復
行具控滿紙悉屬虛情卽荷花係汝林育子之人
嬰兒在抱而謂之錮可乎倪如月卽汝林之子王
德章郭邦信皆地鄰私囚酷拷之說益爲妄誕論

其情理有錦將何以置喙宜其自揣於虛赴轅再
陳祇以瞽目冀逭於罪也從而訊之則云私下已
認賠汝林之銀二兩矣然雖憲恩寬大廢疾者可
示矜原而律法昭懸狡惡者自宜懲創姑寬有錦
而杖六十

分守道一件爲激救死命事

審得金文月與金以楨因天旱爭水相毆文月鹵
莽之性勃發輒將菜刀砍截其鼻猶幸落而復合
然奏刀騾然之處其痕可驗文月雖有口如簧不

能泯其旣創之瘢也乃以楨控縣而文月卽抵飾
以姦妻架言於抄搶此楨之所由不平復有是鳴
文月應從重杖第以楨占田殺母之說亦屬虛情
念其被傷情迫姑免濫求餘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虎蠹殘民事

審得何九十二盜申等印黃穀事露而用酒十斤
散衆則行竊之事已彰彰耳目矣該都具報汪典
史職司詰盜據報行查自不爲過何物申八九七
輒以屋主之故爲之私和竟執捕官之票而九十

二挺身上控况申八九七曾爲捕衙書手此豈舊役所當爾爾哉詞內詐銀八兩之說皆屬虛情借使被詐庸復執票此不待問而知其無矣何九十二申八九七竝杖奚詞至於王德乃經歷司衙役王位卽其父向與何九十二共門出入因有別隙故波及之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劫殺事

審得胡天傑與何君賢比屋而居古人百萬買鄰則親睦之道宜修而刀錐之利弗計也君賢與天

傑賒酒一罈總計其金華發去本銀四錢五分而君賢祇還原價蓋亦恃在鄰里輒復爾爾在天傑則權其利息應增五分然交易亦自無多奈何卽致於爭爭而致於控控而架劫殺之大題至虛之鬼語貿易銀露火光認確皆層層海市也刁健至此本應按誣姑從寬典杖不枉耳

分守道一件爲窩蠹聯抄事

審得張元清將衣一件當施拱璧之米二斗銀五錢及持銀取贖而拱璧屑屑以權子母此亦計利

錐刀者所必至之情也乃元清執無利之說以致相爭此曾何與祝永日事從而唆元清以私當告縣蓋亦因舊有爭水之仇故唆其與戈以圖快心而彼則挺然直証不辭此拱壁既懼私當之名復憤陰挑之釁所以有此控也元清以小爭捏首永日以修郟撥唆各杖不枉第拱壁所控了官銀五十兩細審俱屬子虛自亦不能免於竝杖周悌乃永日工人與無干之施五四俱免擬分守道一件爲勦豪活殺事

審得心耕寄跡沙門罔知戒律有瘋僧慈舟者抱病委憊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又因心耕爲之扶持調攝重自不安欲證菩提投身火宅其自行焚化卽心耕亦不得而阻之遑問其他乎維時爲十年三月十三日旣而心耕因拚張明丘柴山一片伐薪燒造磚瓦明丘嗔其越於界外故相爭論其事在四月初四日與慈舟焚化畧不相蒙而欲借題扭合於王法則誣也於佛法則誑也卽心耕舌如廣長亦不能飾其欺妄之罪而今猶復嘵嘵者總

因其瓢笠蕩然難完贖緩耳按法固是難寬言貧亦可改決

分守道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趙應武之孫趙王蔡爲賊所扳其不能貽穀以式子孫固已不待問矣當其聞風遠遁押應武以求人理所必至而遷怒於馬繼仁趙思貴不爲解紛速此訟也毋乃不可乎誣詞悖理杖亦允宐思貴爲地方保正鼠竊生焉而不之覺免脫去矣而不復問安用此憤憤爲併杖以儆良不爲枉

分守道一件爲急救死命事

審得施汝學向在郡以刀筆爲生涯因胡惟恩有女出嫁於林藁砧物故守志已八年矣汝學一旦謀與爲婚此大非胡姓宗黨所樂聞也胡汝通係堂弟數與唯恩言汝學庚甲不齊且其人復無賴不當與之婚此汝學切齒於心非伊朝夕之故矣居久之汝學指岳父胡唯恩失盜告緝在縣輒構通應捕卒與曹明曹達等於上年閏六月二十二夜突至汝通家言從床頭搜獲青紬馬衣一件係

胡惟恩家物彼時衆人辨認卽知汝學帶來之衣是夜牟興等三捕得汝通銀四兩又乘機搶及鄰人胡十奴家夾襖一件牛一頭又胡惟機家衣服二件布經子二個等物雖各捕惡箴所致詎非汝學搆捕以波及者歟而汝通於次日二十三日見官該縣一鞠衆供劃然當卽釋放然恨汝學之無端飛害憤憤於懷者情何能已宜其二十八日相遇於塗兩相對毆咬耳以甘心所不顧也論其起釁之由皆汝學之自取第汝通傷人應與竝杖若

夫諸捕之罪實不容誅屢行嚴提該縣未據發解此益足以見害人之實情懼罪之虛膽矣提到另結

分守道一件爲訛詐烈寃事

審得葉端之弟葉雲卿借任二本銀生理不可謂非有德於卿矣迨青蚨旣去白鏹難酬卒至於爭豈當日稱貸之本意乎此時爲賢父兄者政當論之以理坐解此紛而反與呼盧搆搶之詞則不情已甚端之此舉是導其弟爲負賴也豈可訓哉與

雲卿竝杖不在原欠銀二十兩合於雲卿名下追給

兵巡道一件爲酷屠事

審得張大觀慣賊而通捕者也遇盜夥則爲盜而劫人矣遇捕黨則爲捕而詐人矣蓋盜不通捕則盜且立敗捕不通盜則捕亦立窮此輩相倚如狼狽然當日捕役李元之等指擒賊夥吳思貴而大觀亦與焉鎖其妻行二十里外而詐釋擒其弟至錢十三家而逼拷其勒取其耕牛魚網錫壺鐵鋤

各二把酒穀等物其家蕩洗矣思貴控鳴追詐吳明等行拘大觀事急先以仇害誣控反言囑賊搭害囑捕飛拷先發制人而稱詞甚巧冀彌縫其真賊假捕之跡思貴亦有抄屠之控矣細鞫兩詞李元之嚴宏同大觀等抄詐思貴則確然之情吳天鳳等知証鑿然而吳明朱善同蔣祐等抄詐大觀則子虛之事李汝華等供稱無據是雖兩詞約畧相同而思貴則真大觀則僞冤抑不可不伸狡猾不可不懲但大觀雖衆稱爲盜然此時無告發無

賊証止就事論罪若怙終不悛將來犯露自有重
辟隨其後耳除錢十三鮑幫皮身故免議張大觀
李元之嚴宏姑各擬杖元之及弘仍應革役詐贓
計值於三犯均追給主吳明朱善等詐抄無據各
免擬

兵巡道一件爲斬害事

審得洪一詳係已故廣東海豐縣典史洪一謁之
兄而洪學尹則其子也初方國之父方日榮任海
豐縣尹後因謝事時值亂離洪典史有銀六十兩

寄託方宦此順治七年六月內事後典史嬰城拒
守兵破被戮屍爲鄉親徐姓者收殮所託前銀方
宦存廣俟其子往取付爲扶襯之費於情理未爲
不協孰知聞計不卽奔喪而索銀急如燃火彼時
方國在家隨將前銀措還業已立券收領而一詳
復詭稱千金控縣抑何負心之甚此國之所以有
此鳴也夫前銀收券旣明理無再給獨怪一詳不
痛骨肉之蒙難前招嶺嶠之魂惟圖串詐於家園
尙速公庭之訟亡者有知亦不瞑目應杖儆以爲

刁健者戒

兵巡道一件爲枉抄事

審得虞光明乃虞國鈺親姪則少陵長小加大不可不辨也何得因當日田產致爭之嫌架言弛於修社告之總鎮此曾何與已事乃忿然不顧長幼之義以速訟也不亦悖謬多事乎雖拷銀之事未真其情罪已不可追及鎮批軍廳審報行縣拘提而縣差賈祥得銀一兩此一事也及虞光澄失盜復致疑於國鈺之傭人李元用乃以宏毅之名首

縣何憑何據而有此舉抑非情矣及再行覆審盜情果屬無據豈得爲國鈺罪案與元用均應免擬光澄身爲明經不能破惑祛疑而指呈未得其實但念其失盜果真情可原耳若無端告叔之光明何辭一杖縣差賈祥竝杖追給
兵巡道一件爲兵詐事

審得吳彥恃充地保吳君臨篡名兵籍兄弟濟惡婪詐鄉愚非朝夕之故矣乃乘吳有端孕妾物故遂假捏錮婢之呈計圖嚇索雖經該縣審明然在

有端方抱痛綠衣遽歸黃土已難爲情而况重以飛緘之橫加乎此其所以憤恨而來此鳴耳今君臨屢提奈其充兵外出無從究詰而吳彥者獨非當日生端起釁之人乎安得委之曰非我也兵也杖懲允宐掠財無據姑免深究

兵巡道一件爲虎蠹指抄事

審得沈六五乃沈繼科之父也繼科浪學野狐乘沈三七卽沈五聘外出窺其妻獨處於室欲從而姦之以致控府啓此鼠牙之釁者誰歟爲六五者

政當戒以義方使之悔艾庶不失爲人父之道奈何不務出此而欲庇其子之惡冒籍西安上控是誨之以淫也况初控指盜抄資繼稱誑本負賴盡屬虛情使其詞非失實則烏民又何庸冒衢籍爲哉此案屢經催提數以沈三七行乞在外因致久稽今經質審卽六五亦不能自掩其虛妄是父是子竝杖允宐

兵巡道一件爲勦蠹救民事

審得盛文學乃盛姓族長也初因盛紹元侵庫脫

逃左縣官親履其地拘文學而逼令開寫合族之田產雖迫於不得已之情遂行開報其如紛紛疾首而鍾衆人之怨憤也於是聚族毆詈之不已因懼而上控藉此以解紛耳迨後審明遠房家產俱免變賣祇將本犯已產充數完官則文學初孟浪於開報宜羣口有歸罪之言輒驚懼而投詞豈憲法爲卸過之地此真不能自道於一杖也

兵巡道一件爲滅法抄主事

審得章廿七乃典史衙書役章熠章耀則兄弟而

青衿也初因楊世之開醬油舖蔣元楨賣餛飩兼賣醬油楊嗔其侵彼行業以致相爭控於前任張縣令該縣批陸典史拘審熠耀爲之和息而典史不聽遂遷怒於衙書章廿七以啓爭端勒其求免銀三兩久延不與再行致爭互相告訐此其始事之由於是主僕之分義亦因之而起矣廿七之父本姓詹原與熠之祖爲義男當是時熠之父尙未生似與奴僕亦稍有辨卽熠耀平日向俱齒於鴈行使其懽然相善則必呼伯仲而吹填篋亦何暇

追溯淵源分涇渭之清濁哉今以主僕爲言者因
結訟持此論以制之耳及閱其單款彼熠耀兄弟
固非無瑕之品然告款之多從未有廿七若斯之
甚雖其中亦有一二可據大都風影蛇足闌入衰
病死亡之名氏勾攝難前波牽農田市販之窮民
奔趨爲苦且告詞半虛不能爲廿七解者此耳杖
固非枉至於粘單纍纍按款窮其虛實嚴提再三
祇據解到諸款質之兩生大畧亦可槩見杖復何
詞內有受銀可據者應從追給

兵巡道一件爲天討屍抄事

審得嚴叔明恃充刑吏見事風生因去年禾稼登
場華成榮與金三苟併力合作互相刈穫挑稻言
歸乃天雨途艱山田高礪而成榮失足跌損腎囊
而死卽是歲十月之望也親兄華成龍目擊其殞
實命不猶原非他故業已殯葬無說且此事與華
子規若風馬牛之不相及比叔明至其鄉而聞事
言欲告之蓋因子規係成榮之叔而指以私和人
命爲題也未幾至十一月初八日果有匿名華朋

說者首之於縣以致縣差祝廿五卽祝華戴二十卽戴范及章第三人往拘而勒銀六兩稻六挑係三差烹分故子規回思當日叔明有欲告之語此必若人所爲安能免於上控哉况叔明復唆董廿六者強認屍親出與對質更屬無涉相應各杖其差役祝華戴范章第詐贓追給併杖不枉

兵巡道一件爲民冤事

審得沈定麟乃沈光顧之父也光顧原借沈志朝銀十五兩未楚以至於爭此事起於債務志朝乃

乘金菊病故輒行控縣指稱因爭踢腹墮胎而死噫黃花霜後自乃零秋而落子枝頭空言凋謝亦大不情矣定麟此控似亦激於不平之鳴但指其妻傅氏妬婢懷孕墮胎致死以此莫須有之言轉相誣賴大非情理所安况戎扮抄家全屬虛妄乎論其情則虛畧相等論其法則杖足相當定麟志朝應從竝擬所欠前銀光顧名下追給兵巡道一件爲黑冤事

審得丁國用因生員丁有相婢月桂潛逃藏之於

室雖非入蟾窟竊天香想乘其姍姍來遲亦不啻環珮因風從空而至也自上年六月十七日出走孰知貯非金屋耳有屬垣於十九日卽從其家搜獲夫盜藥之仙姝仍歸月裏而藏春之花塢已泄人間此有相之所由告縣而國用卽以錮婢控者不過冀圖抵飾耳安有所謂乘烟客詐多金之事哉卽其所指纍纍多婢據地保家長悉稱月桂之外別無兩青衣但此婢年已長成猶然懷香在室獨不謂之錮乎卽其脚根蕪線想亦標梅動歎欲

同御水流紅而逝者或亦情之不能自己也憲臺此禁思欲絕怨女以轉天和而婺俗終莫之革姑罰有相以示戒庶亦知所做耳月桂速行完配若國用者杖復何詞

兵巡道一件爲嚴禁錮婢等事

審得徐作賓侍列青衣怡情綠鬢時錮婢之令方下坊長徐于甲遵諭呈報固其宐也作賓匿不赴訴以致該縣申詳違禁之罪何以自解及拘審而赴公庭者惟興奴松奴蘭奴云已擇配於李阿仁

李和尚李阿季矣喬松雖附兔蘿梅香之韻猶在成蹊盡歸李下芝蘭之室非遙他若彩英小梅等數人則又彩雲易化梅夢難尋豈童女姍姍皆隨徐市游仙而莫可問耶姑從杖屨其差役倪信承票索銀十兩合行追給併杖示懲

府送一件爲憲救仇害事

審得徐三六卽徐榮因其妻黨顧三犬與范慶有爭水之隙而卽機乘雩禱首其兄范德全之私宰可謂敦姻親之契而善攻其短者矣夫三犬之與

范鬪韓盧東郭彼自相持此曾何與三六事而甘爲桀犬之吠已屬不情況徐子方者因其一首遂勒銀六兩六錢則剝膚之痛安能免於此控哉應與三六竝杖受贓追給

府送一件爲激恩姦殺事

審得鄭孝富之女嫁與王錫引爲妻後婦姑反脣相稽以致投繯自盡此順治四年事也星霜變移久成往事奈何以逋租之釁重更月日指爲王朝雲逼姦身死乎使其女地下有知則此不潔之名

亦必不任受也從而杖之自不爲枉

府送一件爲指盜屠良事

審得智者寺僧道化者託跡禪流專資弁勢哀池魚之被竊悲瘞牛之就烹致使寺鄰張玉二等比波害此豈學道人所宜爾耶夫埋骸放鱗誠爲善事使其有利於人其福勝彼况行竊事屬無據乎杖之以示棒喝應亦欣然受戒也

分守道一件爲行查事

看得施廷珍施志斌向因族有施一苟之妻周氏

素有淫行而施瑛五九四輒欲姦之後以事揚羞恚自經此八年十一月內事及周氏之母潘氏控縣而廷珍志斌當日曾爲瑛五九四之証以左袒之其審質之頃但見其揚揚眉宇殊有抵掌自若之態此職目覩而親擊者也至同王邦任劉朝斌詐害處和尚在烏有呼盧酣飲亦屬無憑且下府之縣令不復知爲誰氏故請託之情亦難遽坐也職逐一細訊實無確據總之廷珍志斌徇私插証皆已事之所有而朝斌邦任串詐博飲爲証據之

所無第因拘提犯証不齊致稽憲件據實具覆其
施五九四一案另行申報

按院一件爲假訪事

攝郡

審得黃東書卽黃金魁係浦江已故庫吏黃一心
之庫丁也向因趙瑞有快手頂首一名作銀五十
兩賣與黃一心後一心復轉賣與鮑位祇立空券
未交前銀迨一心物故索之不還而黃正賢黃金
魁等一心之親屬也於去臘二十六日遇鮑位於
塗因相爭毆大肆窘辱位隨具控在府正賢等遂

指使黃金魁更名黃東書控憲此真情也然此事
與鮑承嘉何涉而乃爲此假訪之詞哉不過因承
嘉係鮑位之叔現充廳書易於架砌故扭針暗扣
妄加點綴不復計其詞之孟浪無根也及鮑位之
父鮑良獻又以正賢之唆使鳴於學道當庭質之
頃東書卽自供爲正賢所教水落石出而情見矣
承嘉係職衙役更當多方嚴訊豈敢自蹈徇庇之
愆再四研鞫寔無造款情弊然東書之虛情原如
春冰彈指可破僅一奔走庫丁有何款跡可以羅

織况復赤貧厮役安容嚇詐授以多金究其釁端
皆由鮑位負賴頂首所致杖而革之不亦宜乎東
書狡架虛詞本宜依律科斷念氓之蚩蚩姑以一
杖示懲黃正賢原係青衿查係八年緣事已經概
革捏情唆訟竝杖不枉

兵巡道一件爲活拆吞抄事

審得姜汝文卽姜文成其弟姜汝章娶妻程氏生
三子而亡復贅詹良立而詹又亡適蘭民趙六一
鑿石常山再贅程氏然程氏之子媳與汝文之女

蓋姑嫂也閨中兒女瑣事以頭油遺贈亦其常態
而程氏因責其媳致與汝文詬諄此趙六一因欲
挈妻歸蘭而汝文未卽允其掉臂也然起而阻之
者何故先是姜賣田三畝內趙六一用去找價銀
三兩曾因田價以里役事致爭控縣六一於八年
九月則以活拆之詞控憲汝文復於十月內亦更
名文成以叛主之詞控矣夫鴛鴦猶聚誰爲驚散
雙棲婚媾已諧何得指稱奴輩兩造俱誣妄之甚
究其故初不過以小憤構爭繼則以兩虛求勝今

雖各無他辭此風不可爲訓也相應竝杖其田價
三兩勒令六一還汝文以杜異日藉口

本府一件爲逐母慘冤事

審得趙六九主唆范氏之告章十三也亦大悖於
理矣十三自有生身父母范氏與其子沈成宗當
日不過相依度荒於其家卽父存日或有邂逅之
情竝未嘗以母日之也况其父亡後各已散去胡
爲今日與無情之詞而以逐母控謂他人母不亦
大可笑哉杖唆訟之趙六九氏其幸矣

本府一件爲親究佔殺事

審得葉九一以假契而欲占張世英樓房乃以葉
有情貪屋湊造爲詞及質張一二竝無賣之之契
而葉有情絕無欲買之心不風而波九一真善幻
蜃樓哉重杖何詞張世英以三朝之兒駭命具告
此兒之死不知是驚非驚驚之者亦不知是葉非
葉而驚死之命又不知罪當何科誕亦甚矣應併
杖之餘免供

本府一件爲急救奸變事

審得映如曉明精進寺僧募化得銀四十三金各分其半可謂持平映已浪費曉發苦心有田取贖以歸禪門映欲圖詐誑告紛紜將思逐去庶可鯨吞如此狡詐杖宐示懲禪宗寂靜本自無爭靈虛內映曉然光明

分守道一件爲寃命事

攝捕

審得徐章乃徐國試胞兄而陳汝高妻徐氏卽章之姊也汝高與徐氏結縭二十餘年向稱和好乃以沉疴不起故汝高買婢潘氏代供井臼後徐氏

以病終當日國試等皆同殮葬也使其仰藥不明安肯默然於蓋棺之頃待至月餘後而始有該縣之控憲臺之鳴揆其心不過因姊無所出不甘以半生操作之勤委於他人筦鑰故欲傾之以圖快而不計其詞之謬也此一案者查在八年八月以前當署捕陳舜欽謝事之後兩造卽觀望遷延不復赴審今清查未完號件最久而未結者莫如此案雖此事可援宥亦必集兩造而質其真僞但原告徐國試又以出外未歸姑准其胞兄徐章代審

陳汝太楊鳳雖係縣役皆屬牽告均從免議
兵巡道奉鹽院一件爲陳情除害等事

攝糧

審得周舜龍與胡守卿李文卿皆金華府糧房書
役素不相能於順治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舜龍入
倉代人交納糧米時原任糧廳李通判詰其包米
者爲府糧房隨將舜龍送前任周知府處分而守
卿文卿得以稟其包攬壞法事因被責革然皆自
作之孽於人何尤乃不思省悔飲恨於懷固未嘗
毒飯忘鉅鹿也今且雙目眊矣衛生無謀追維往

事因憲臨欲洩其憤致有此控閱其單款纍纍多
至二十八條大都皆關涉糧務指其包管經承職
謂軍糈仰給百姓膏血之所存乃盡法研鞫冀一
窮其雀鼠之奸孰知大謬不然也跡其影響皆八
年以前與舜龍同時之事款內惟章廿七送銀二
兩爲真至他証皆力辯其無涉復加嚴訊諸人堅
不肯承舜龍其將何以自解架滿紙之虛詞快心
睚眦牽盈庭之証佐廢業朝昏究其發摘盡屬誣
詞姑念耄荒量從杖儆守卿受贓二兩亦應竝杖

追給

分守道一件爲仇囑抄良事

審得陳三六乃龍游之丐戶與蘭谿張百四雖隔屬而地實接壤居相密邇也本年七月初五日百四有義男張二郎過三六之村浴於塘而裸體行走時三六因有婦人在旁致將二郎薄加捶辱以是百四具控於龍游三六隨鳴於蘭谿俱未審結至七月二十四日有龍捕徐滿胡卸苟者因盜案有陳國秀之名二捕忽指三六之子陳珂增卽國

秀鎖之縛之詐銀二兩八錢烹分此明係錯拏而非行囑明是捕詐而非仇抄不然二捕具在何畧無唆囑之言則陳三六之控詞亦太謬矣謂非適乘捕詐之端而巧爲修郟之地乎杖不爲枉徐滿胡卸苟指鹿名馬兼以詐贓有據杖而追給夫復何詞張四三係百四之姪故併牽告應免議

兵巡道奉按院一件爲殺父事

睦理

審得洪有用之以殺父告問其誰爲教唆實洪啓英維厲之階也初則因山結訟唆勒宗氏之幫資

繼而酒食是議遂成景昊之跌殞夫七十老翁沉
湎醉鄉倉卒墮樓遂爲傖鬼天實爲之也有用蚩
蚩之童使非啓英撥置則亦相安於無言起而激
鳴猶是當日峻勒訟費之故智惟是有用坐誣擬
配已盡厥辜洪啓杖飭猶爲寬恕伏蒙憲駁再審
今洪啓雖極辯其無起滅詞訟之事誰其信之依
律與所犯同罪相應城旦示懲或念其青衿可令
祓濯自新量從末減
分守道一件爲劫殺事

審得余應星欲買鄭十五鄭雙鳳之木三十二根
當憑余通二議價三十兩先付銀十兩爲定此上
年十一月內事既有成議爲應星者當卽完銀以
伐其木殊爲直截奈何因循不決而遲之又久哉
彼鄭十五屢空且遭喪變况歲臘相催處此窮愁
豈能優游以待此鄭賢四余六四因而往拚而鄭
五三代爲說合成交也應星自誤遷延使守分省
事之人安往而不可買木况前所定之銀卽已吐
還可相忘無言矣輒以劫殺控不亦甚刺謬乎杖

彼應星爲健訟者戒

分守道一件爲豪蠹事

審得章子海以武義邑人僦居淳安之七都織機爲業依棲客鄉更當擇仁而處執禮以恭此自安之道也奈何無妻之人寄居唐三孫之室同爨共食三孫之姪唐鳳設館比鄰以體不雅觀令其徒居此亦別嫌明微之道何遂至於爭乎未幾於四月晦日子海坐童巖生舖內見唐鳳不起此亦小人倨侮常態雖袒楊裸程尙不足以浼君子鳳再

與之爭殊少容人之量想亦觸舊事之怒也是日巖生與衆置酒處和似可勉就鳳艷然不來子海滋懼疑別行告害激而冒籍先控不復顧保甲勒索詐爲虛情若子海者亦可謂巧於羅織也誣詞不可爲訓一杖允宐

兵巡道一件爲天討事

婺邑

審得王宗丙與王宗岳春間結訟在縣禮生石攻玉亦因別隙以賒豬不償具呈軍廳復以失鴛事稟陳典史卽轉報縣此其致訟之由宗丙所以兩

事合爲一詞而以錮婢鳴也其阿姨係沈氏乃宗岳之側室阿娜乃其撫兒乳母何以云婢至於冬花已配趙五現今臨蓐在床而荷花係其新娶姪婦之隨嫁四月初二日于歸來家年方十二尙在弱齡何以云錮夫憲令之防淡慮老大不字永絕人道致多怨鰥甚盛心也而奸狡者動輒爲題掩其本情反飾虛語牽及妾婦波及淡閨添節更名艷詞求勝但家有笄縱不論已配未配皆可錮名舍此不懲何以抑刁風哉若宗丙者杖豈爲枉石

攻玉呈稟有因陳典史報明在案相應免議
本縣一件爲白捕劫殺事

審得金守仁卽金用捕役也不思緝賊安民惟圖指賊詐民故奸捕之毒尤甚於賊何登五十本屬良民未有誣扳不奉票捕一旦無端指爲賊夥擒至潘守安家肆其拷詐守安素係竊賊屢經犯露守仁與爲黨類此逼賊害人之明驗也若非里甲知救登五十豈易脫陷阱哉金守仁審未有詐賊入手并搜劫穀銀亦屬子虛姑從寬杖革何嘉四

引拏登五十明係通謀否則挾讐也并杖不枉潘
守安另拘究

本縣一件爲憲究異寃激天勦盜事

審得傅九十六有塘一口貼落伊田田俱歸之傅
姓宋良海佃種其田一坵固不得藉口謂爲公塘
也有子無知盜網塘魚被傅九十六知覺捕逐情
慌棄網而遁良海不能訓責其子次日反向傅索
網因相爭競此時曲全在宋使九十六執之赴官
其父子皆無所逃罪乃從而毒毆又截其耳何也

卽使良海盜魚當場被獲亦無割耳之法傅九十
六何愚橫之甚乎依律滿杖不枉宋良海縱子爲
非登門造釁亦屬非法稍杖以懲

本縣一件爲憲究傷化事

審得申裕四因見童廿九妻章氏忤其父童仁兩
遂詭捏高七十匿名首之其意非持公而圖索詐
明矣第童廿九不能刑于格化以致婦道不修雖
云曾療親割股而不能使妻回心伊誰過歟應與
申裕四竝杖不枉

本縣一件爲電雪奇冤等事

審得陳百五乃樊英四姻家英四有後妻子伊國柱素不才其母氣嘔以死卽具鳴繫獄自有三尺非私情得以生死之也百五漢銜夙怨構通積保王三省送銀三錢於禁卒令其絕粒而死忍矣幸羅忠拒賄首明諸奸皆一時摘發維此秉心豺虎不食雖謀而未行罪狀已著姑從大杖以創其懲三省導奸杖復何說

兵巡道一件爲違殺大變事

審得黃昴六與黃四章黃阿華皆六博之朋也呼盧喝雉而四章叢神不附乃輸多金疑爲所賺赴縣告明昴六遂以錮婢控憲矣家有春桂已亭亭及筭指爲小星雖有兒在襁寔非其種不得藉爲桂子續紛而以青衣爲綠衣也杖復何詞但昴六此控非歎標梅之失時寔起於樗蒲之一擲亦不能免杖阿華同賭應併杖之

棘聽草卷七終

棘聽草卷八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謝詞 婚嫁

臬司奉鹽院一件為殺男拆媳事

審得陳三畏與金世科妻兄何夢良長女向有婚
姻之約迨夢良夫婦淪喪二女皆養於世科家三
畏復欲求其次女為媳在世科亦有圖為子婦之
心兩不相能致控前任裴鹽院批審斷其長女歸
陳次女擇配已經詳結定案但世科先將長女聘

與暨陽周紫宸爲弟媳旣已于歸則逝水難掬卽
以次女配陳無不可者况紫宸復肯出銀十兩與
三畏是一女足遂其初心而兩姓各全其舊好衆
親之議良是三畏亦可相安於無言復速此訟終
是得隴望蜀未厭也况詞內所控盡屬虛誕卽吠
不擇音恐亦孟浪不至此允宐一杖以爲健訟者
戒

臬司一件爲憲斬異變事

審得邵文龍與趙善富父趙子純皆析薪之朋也

文龍有女鳳娘於順治四年議許善富爲婚一言
旣定明信可將雖未有聘不可易也後文龍又將
許周一俊爲媳以致訟縣將鳳娘斷歸善富文龍
益不肯降心相從適浦江庫吏施爾秀被部院訪
拏內有趙子純一款該府審明謂係爾秀得銀四
十兩求情枉斷與善富爲婚申詳發落則善富此
段婚盟愈不能攀附絲蘿之好矣故趙周二家皆
不得果至八年四月文龍將女與丁爾奇爲妻成
親已逾二年則從前蝶鬧鶯求俱成落花流水何

復有馬青之者因善富母傅氏改醮爲妻適以別
案候審在省忽尋往事代爲此鳴旣往難追况非
切已多事已甚杖做何辭然於文龍不能無議初
意旣有許諾何以繼復悔盟起此種種牽纏應杖
不枉丁爾奇已經完婚萬難他議第善富足跛殘
疾寔爲可憫爾奇得諧婚媾令其出銀四兩給善
富以資醫藥情理允協

分守道一件爲謀佔民妻事

審得張文有妻方氏於上年四月受聘二十四兩

與邢九五男邢一廣爲室授受者皆兩失其正矣
事踰八月張文忽故劍是求而張文第代銀六兩
張三五代銀八兩張三十三代銀六兩資其贖歸
夫夫婦人倫之始豈可以忽賣忽贖方氏之良人
何無良也張文第等若果情憐破鏡泣動孤鴻何
不於當日揮涕登輿時爲此輕財之舉迨燕羽已
歸故巢而鼠牙反速我訟揆其故皆緣邢九五欲
再索還使費之六兩張文遂以此誣詞制之如謀
占情真文豈能隱忍不言遲之又久於婦還家之

後而始控哉反覆無恥一杖爲寬然邢九五爲兒
擇婦不由於正應杖張文第張三五張三十三扛
幫多事併杖不枉

分守道一件爲強佔民妻事

審得陳奇經反覆無賴之徒也有女陳氏於崇禎
十七年卽受聘於朱應冬之子朱日嵩爲配元霜
旣定終無移易之理况平日以姻家往來而爲之
冰上人者卽其妻兄朱百九迄今面質無異若之
何一旦渝前盟而歸女於何克登也卽奇經充兵

犯事下獄嗔應冬之不援救遂以女奉巾櫛於克
登謂克登之能武斷鄉曲足以相庇乎謂克登指
稱總兵之孫資其勢燄乎抑謂克登之豪有力雖
奪日嵩旣聘之婦而法不能加乎然婚姻所藉爲
信者惟憑媒妁今朱百九稱係朱聘在先確然可
據顧問克登之蹇修安在云作媒之齊安邦王信
現在江西夫以金屬之人何以合垂於天涯卽緣
之奇亦奇不至此斯言誠不足信彼陳氏者方且
見金夫而忘故劔前府讞已洞悉情狀第因水性

之婦眷戀情重故斷歸克登而令倍償朱聘應冬
不願得銀復有此控男女婚媾實爲人倫之大律
例昭然若女子之嫁可以豪富易心則單寒之子
皆不得有其室矣前奇經於府審時卽已逸逃亦
足徵其虛懼數比緝而今始出誠法所難貸應與
克登按律杖擬陳氏仍歸前夫朱日嵩完聚

分守道一件爲勅斬阱詐事

審得徐廿三乃何氏之族伯何氏藁砧物故有子
四人雖家業蕭條母子相依矢其姜之志則此未

亡人亦足風世也有葉六九者卽葉藻之兄因無
嗣息聞何氏多子欲娶之爲小星廿三奉命恐後
孰意何氏堅心如石氷雪不渝卽廿三樂爲主婚
亦安所用其力哉於是謀姻不遂狙詐卽生葉藻
以何氏曾佃其磽田一斗種菜遂往取索奉之以
菜租不收易之以豆菽不受必登門而換租穀名
雖換租寔欲挾之以允婚也豈何氏所能堪哉激
烈之性旣存從而面叱理勢必至葉藻輒以逋租
呈之典史何氏亦以強婚控之該縣而告爲干証

者則徐福二此藻之告爲首名也今葉六九者緣衣之謀未遂下及黃泉此亦害理者之明驗葉藻身列宮墻顧忍爲此獨何心歟姑從罰儆使藻而內省疚心比之夏楚何異若徐廿三之應杖又不足怪矣

兵巡道一件爲羣虎嚼民事

審得徐開元有堂叔徐鍾德經商而故遺妻胡氏轉嫁陳恭二主婚者有親姑祝氏交聘者有堂姪徐新苟爲媒則親戚生唐胡李徐姓諸人載在婚

書卽開元亦列字書押是婚娶原無弗明借題起釁在夫死未久而凶服頓除琵琶再抱固屬情理不堪但此中薄俗徃徃而是竟有此方蓋棺而彼已合衾甚且此未屬纊而彼卽牽紅風化之漓積習使然固難獨責之一胡氏也况在改歲之後尤爲尋常矣但以恭二易欺故開元與徐六和輩出奇無窮指謀逼指姦拐指畧賣風波疊興而朱八五陰陽構煽脅詐多金此恭二不甘而上控也娶婦審無別情無容再議徐開元徐六和朋謀迭訟

各擬杖懲朱八五徐珍等另行提結

府送一件爲姦謀大變事

審得方三德乘葉卸男他出誘其妻吳氏爲婚不思羅敷有主豈堪桑陌輕挑而河鼓雖睽難許鵲橋偷渡彼滕純方成美等冒作冰上人亦可謂不復知有理法矣應與三德竝杖吳氏仍聽卸男完聚

府送一件爲憲斬變詐事

審得陳靈長乃張氏親姪也彼張氏男陳兩觀雖與徐一孫之妹口訂絲蘿未曾行聘然自變亂之後杳無歸耗在一孫原不欲渝盟其如天涯游子八年於茲存亡不可卜哉夫十年不字雖女之貞二十而嫁亦古之禮告照擇婚於情理未爲不協况張氏已收銀二十二兩靈長爲之代筆立押收券猶存此八年十二月事何爲不旋踵而復控縣哉此靈長教唆代告欲圖詐索杖之

府送一件爲憲究畧良事

審得葉六三先以銀七兩轉聘江全明未配之妻

吳妹為媳今復得身價銀一十七兩賣與朱四七
 為從嫁婢矣苦別生離愁言江賦移柯易葉忽入
 朱門吳妹何其飄零薄命一任東風再嫁哉江全
 明與妹既有赤繩之約羅敷有夫應聯鳳好斷全
 明將原銀七兩還葉而葉仍以十七兩還朱歸妹
 可也葉六三重資轉賣杖復何詞

分守道一件為活拆夫妻事

攝郡

審得何士琦以篋頭為業流寓於蘭而胡氏之前
 夫吳志荐則徽人而販珠翠者也與士琦有同盟

之雅後因訟事糾纏客死於寓士琦挾刀筆以市
 恩為之寫狀回官矚胡氏孤縱遂結同心未幾士
 琦病憊藥餌俱缺復以胡氏託駱見田曹鳴陽執
 斧柯受聘銀十五兩婚書手墨轉賣與張心宇為
 妻今病小愈頓易初心一控於府再控於憲實駱
 曹二棍扛峻其間也蓋見田沿門歌唱游方舌比
 懸河鳴陽信口譚星瞽目深藏機械遑慮有反坐
 之條哉况胡氏與士琦草率鴛盟原非由正今心
 宇且憑媒再嫁反可謂之活奪乎誣告加等自不

能寬念蚩蚩之氓請從寬政杖而加責見田鳴陽
應從竝杖胡氏仍聽張心宇完聚

本府一件爲親究滅倫事

審得黃德卿賣其妻劉氏而復娶應氏忘情敝屣
偏愛新縑此婦翁劉長高欲索其原贈嫁銀一兩
併索還綿被一床也夫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何儻
忽之變遷其新孔嘉其舊如何笑恩情之浮薄尙
何戀戀於合歡之衾耶杖之追銀一兩給長高綿
被姑舍之令其衾影負慚可耳

本縣一件爲憲勑局拐事

婺邑

審得范學習以家窘不聊其生鬻妻俞氏與朱德
桂爲婦傷哉貧也生離之痛慘於死別三日後俞
氏奔還原夫欲圖破鏡重圓不願落花隨水致朱
八九七以局拐控亦無怪也審俞氏以不忍割其
幼女爲辭夫妻子母總有天性嫁婦復歸豈得已
哉但朱氏聘金不可不償卽令原媒范爾生等速
着學習設處清還德桂以全俞氏子母可也

本縣一件爲勢折異寃事

審得申四十九之女小妹於甲申年間已與葉正芳之男訂絲蘿之約矣一言爲重百歲永諧何以於順治五年又以紅定許張繼美爲兒媳男女婚媾可如此二三其說哉雖兩姓俱未行聘當以葉正芳先議者爲是張繼美別尋佳婦可也申四十九背約寒盟杖不爲枉

本縣一件爲活拆大冤事

審得胡賢能向訂朱十六女喜妹爲兒媳後因城陷妹被俘入營中未聞賢能顧而問也迨順治三年其父與池六九相約措銀贖歸配爲孫媳又與賢能酒禮豚蹄以酬夙昔之雅從此蕭郎陌路義絕於胡何以事踰七年而復以活拆控也杖之允宐

本縣一件爲勅剖還聚事

審得曹倬於崇禎十六年娶施得時之女爲妻有從嫁婢名蘭花時方五歲倬嫌其幼小退回於施於其妻也琴瑟未和於燕爾而病愁復斥其歸寧以致往之母家溘焉長逝未聞倬鼓漆園之盆下

奉倩之泣也迨蘭花年長及笄不能無人久處幽
谷隨東風遣嫁於俞福者五年矣倬於七年間已
勒得時銀五兩去秋徼倖採芹重尋往事不知湘
烟久隔空懷紉佩於秋蘭楚畹人遙徒憶國香於
春夢不圖坦腹兒如此種種不情也問誰謀畫而
起此訟端則其師姜仲飛之故阿瞞自多譎計何
俟釣叟之陰符伯約雖擅智謀坐誘子丹於險路
各罰備賑爲子衿多事者戒

棘聽草卷八終

棘聽草卷九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姦淫

分守道一件爲斬蠹事

審得鄭守初於七年間因義烏陳敬宇攜妻吳氏
僦居於浦吳氏姿態飄颻守初遂動高唐之慕相
招眉語已結心歡未幾竟作逐隊鴛鴦棄前夫而
雙棲比翼矣以致敬宇控縣懼逃諸暨關提鑿鑿
着其父鄭良猶名下追尋索之不得告緝在案彼

時吳氏仍歸敬宇矣孰知癡情未斷舊夢猶尋已
歷數年尙與桃花人面之想而以周承錫告者何
也蓋承錫縣之保歇當日敬宇控縣實主其家因
波及之列單纍纍抑何妄誑及經具控輒復潛逃
款犯屢提因該縣回文不解無從對質以致遲之
又久總之此犯初爲淇狐繼爲爰兔再與指鹿之
訟洵稱如蜮之奸與禽獸何異惜其得邀祝網痛
責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憲斬事

審得吳方乃吳一德堂姪也德既有叔父之稱則
其妻陳氏尊卑之分枝然矣若何德乞香茗而等
於藍橋之瓊液善戲謔今未應孟浪至此况曾褫
衣有據乎其父吳七十二乃借強占祀田之說爲
子解圍此誠不知其子之惡者家有敗子皆七十
二舐犢之愛以成之是父是子安得免於竝杖吳
壽吳貴皆方兄弟無干免擬

分守道一件爲姦殺併詐事

審得徐昭孫兄徐廷乃童姓之婿而童八十則其

妻舅也八十有床在童志綸家曾許徐廷借用故
昭孫往取乃見志綸之妻子然處室輒欲私之滅
耳之凶良其自取若何不復自悔反回家糾同徐
四十徐五十等登志綸之門譁然尋鬧強梁已甚
孰能堪之此志綸之所由稱姦而控縣也今徐廷
乃稱同弟往市買布歸晚截劫率皆虛語廷雖欲
曲庇其弟而爲詞妄誕誰能聽之應與昭孫各杖
徐四五十登門助闕竝杖允宐若夫志綸勒買
分銀之說亦未有據第反覆推問情理之曲實在

彼不在此也應免議

分守道一件爲急寃事

審得施思祥乃施思章堂弟不別嫂叔之嫌致與
思章妻李氏詬誶於室伊誰之過歟後雖置鴛求
伏而家長施守華以爲家醜不可外揚勸與處和
思章曰奈何以妻易鴛也不聽遂以姦情控而思
祥懼無以抵飾卽以隱糧互訐在縣經承倪有道
卽周國廉者乘機而勒思章之銀四十兩憤而激
鳴良有以哉但問誰爲樊圃之瞿而速鼠牙之訟

實思祥爲之厲階杖固難追隱糧審屬虛妄國廉
屢提據縣申覆解糧赴省相應另提追究
分守道一件爲姦佔事

審得陳八妹乃陳文一之族叔祖雖文一爲其父
陳廉七養子與親生不同但旣爲人後則祖孫之
分已定若之何文一有妻應氏八妹罔顧名義初
因彼此換工而稔其姦繼因文一病劇而謀爲妻
若彼婦者水性楊花心期早定亦何足言使其聞
有持議侃侃者執不可行則其事亦易寢也孰知

其族陳三九二爲之執柯立契教書葉茂卿爲之
居中竝其堂叔陳九三亦慫慂以爲婚契上明立
花押者非此諸人乎將文一改陳爲程此輩未嘗
不知親屬不可爲婚而顧爲此者何耶但其掌印
鑿然出於文一之手供爲病中被其牽迫應氏一
心要嫁出於無奈此係本年三月事人方床席奄
然而淫牝雄狐忍心絕理大可恨也應氏去帷之
頃族中亦有言乖倫不宐行者爰有八妹親嫂邵
氏過文一家而應氏卽欲其伴送婚事始諧矣閱

契載聘銀二十一兩唯病中收其薪米之費作銀五兩又穀一石銀二錢共得六兩耳及七月間文一病愈往找聘銀而八妹之母舅王九九又呵罵而欲擣其髮在文一既失其妻復失其銀雖欲不控其可得哉此激懣悁憤之情憲臺早已燭其爲寃矣審倫理旣乖相應照律離異念其前夫有子在抱仍斷歸文一作配八妹城旦示懲作合說媒之陳三九二葉茂卿陳九三及王九九邵氏罪坐其夫陳三十四竝杖陳連二已經物故陳二九契上無押竝波告陳百十五陳二十等審屬無辜俱免擬婚契塗抹附卷聘銀六兩應追入官分守道一件爲盜蠹構戮事

審得倪元珂之與倪光五十三旣屬同高祖兄弟則王氏者實其嫂也禮之大閑嫂叔不通問而况可乘其兄之外出潛入其房調戲王氏雖行姦未成已無復倫理矣且當日遂被光五十三扭獲婢桂花聞知而奔報母陳氏排闥奪歸皆彰彰在人耳目况復有其父倪六十與家長倪二四戒責一

事更不可掩乎前憲訊之下業已暴其情狀今再
質倪二四所供無異前招卽元珂善於致辯而六
十復能爲其子致辯固不能使盜情之僞者爲真
而姦情之實者爲虛也視此雄狐何惜投之有畀
但論其服制尙在總麻之屬按以不應重杖允足
蔽辜倪六十竝杖不枉。

府送一件爲姦佔民妻事

審得郎文之以綏狐之性驀窺季仲有之妻周氏
輒圖姦占此亦事之大可異者也先之以蘭契繼

之以鶯期而後設局背夫遂諧懽好彼周氏飛花
逐水心固無良然竊怪文之之設謀險而用計淡
矣問其婚書皆屬呂惟儀等贗造雖將田氏抵換
仲有誠不能以彼易此仍斷歸周氏與仲有完聚
文之惟儀竝杖猶寬

分守道一件爲申報事

攝郡

審得胡六三卽胡六相吳國忠張守正何順王德
等假虎狼之威逞鴟張之技押同周九貴以捕邵
大亨爲由黑夜驀入已故呂九有家時九有妻陳

氏遠出遂席捲其資財淫污其妾媵及隣佑震驚
奔救復傷呂德惠之左臂虞大龍呂奇勳等之脣
牙抑何兇悖至此也想集衆救援方怪其臂之使
指豈兵家勝算先令其脣亡齒寒不意清寧之疆
而有此怪事叅之律例與搶奪財物淫辱婦女之
條合矣論死何辭周九貴導引同行雖非本意亦
應杖懲曹一遇曹明因胡六三過都索兜係張光
之僱去轎夫委屬無干相應釋放其吳國忠張守
正何順王德等俟緝獲另報

本府一件爲強姦大變事

審得劉世昌以地虎而學野狐乃於燈圍初散月
影橫斜時驀入孀居劉氏房中苟非鹽盂一擊之
力則冰雪不爲所染哉而反以伊男黃益殺搶興
詞更可恨也姑從大杖懲此狂且

本府一件爲姦拐異變事

審得季七與吳秀比鄰而居遂通其妻盧氏今春
矚秀他出拐逃無蹤莫愁何處望湖水而難尋倩
女安歸逐離魂而不見可笑亦可怪也既有親兄

季富在着令緝獲案照免供

本府一件爲姦淫殺妻事

審得徐元卽張用彩充當府快與犯人盛文甲之婦陳氏恣姦其妻倪氏嗔鴛衾之野宿而鷄妬未瘳逞獅吼於河東而雉經自訣四月十一夜反目卽於次日縊死地保有呈張鵬之鳴首甚確也雖夫妻毆罵自盡律載勿論之條所可恨者差役與犯婦通姦重杖有餘幸矣

兩道一件爲激救女命事

婺邑

審得施瑛五九四乃施一苟堂叔施廷龍則一苟堂兄而瑛五九四之妻與廷龍之妻皆范氏又親姊妹也廷龍向稔姦一苟妻周氏其情雖甚密乎要不能揜范氏之耳目此范氏知之則彼范氏亦知之瑛五九四亦知之矣瑛五九四之欲姦淫周氏明以此挾制此律之所云刁姦也周氏不從訴之范氏范氏不咎厥夫而叱辱周氏舉其平日與廷龍醜行播揚之於是周氏憤愧不堪投繯自盡雖其失身之事始於廷龍而其殞身之故實由於

棘聽草
卷九
瑛五九四也一苟故駮而弱而氏母潘氏與告亦
止稱瑛五九四之強姦而不及廷龍矣周氏淫亂
之婦死不足惜施廷龍和姦有服弟媳施瑛五九
四刁姦有服姪婦且因而致死各徒不枉
本縣一件爲律究姦拐事

審得徐四百六與徐四十七慕思鑽隙悄作窺鄰
見汪六九一妻陳氏而乃夷光出於眼底久與之
姦密乘其夫妻反目計賺輕姪遂作出樊之禽雙
雙竝逸矣及追至處宣平而奔鶉始獲鳴縣繫舖

徐四十七懼罪子夜投繯竟爲情死陳氏何不爲
倩女魂離猶姑且徐徐覩顏在人世間也徐四百
六不得藉口徐四十七之死以卸己罪合應杖懲
陳氏行路貽譏爲雲別館本宐離異旣汪六九一
願畱民之蚩蚩聽其完聚可耳

棘聽草卷九終

棘聽草卷十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獻詞

詐偽

藩司奉撫院一件為申報事

審得常山縣丞一缺一時而有兩官同名陳位坤者先後履任異哉何為而有此怪事也其憑文照驗前後不同滿漢篆文彼此互異道詳辨析已明續到之陳位坤其為贗鼎無疑矣問其憑從何來則謂出價四百五十兩之銀問其雕造行使何人

則謂託施汝桂韓小喬說合而授受於內院中書
陳立川與選司掾房周斌之手蓋後至之陳位坤
原名庚本市井狙獍因緣爲奸一旦妄冀哦松思
邀斗粟冒虎皮於羊質溷魚目於珠光所挾者何
物而敢如是耶究至婢學夫人終多羞澁妖狐變
相自露真形今始供出原名盡現本來面目總之
文憑照驗印篆判押事事皆假其人其官安望其
真但知真者先至而假者猶不畏懾儼然臨之同
一丞也而有二官同一名也而有二人其事則奇

其人則奸其謀則拙惜所供諸人遠在京師而不
能懸揣其與受之情形事關各部未敢擅定爰書
也

分守道奉兩院一件爲積蠹朋奸等事

審得陳天錫以雕蟲之技行如鬼之奸雖詐僞營
謀是其熟徑不謂其老而靡悔今竟以稅契敗也
然不有行使之人亦無以展通天之弊若方良斌
王希聖之罪固不在天錫下矣僞印一顆者上刻
金華縣滿漢篆文黑印二顆者係凡契上稅時以

紀年月經承之用木質真字皆天錫偽造若良斌
係架閣書手黑印原得而有此不足以徵其贗也
卽其兩處行使者總由展轉其間如良斌交契於
希聖而希聖轉交於天錫豈非明驗乎雖誑騙他
事無從究詰亦不承伏今止據所稅之契爲憑而
欲託言於東陽王文之之所遺誰其信之謂文之
借宿其家次日遺下皮匣而去內有此印世豈有
偽造假印負篋而行肯飄然遺於不相知之家者
如此狡辯益訝其太不近於情理也覈用過稅契

祇有三千兩之數計稅銀共該九十兩前招已明
夫覆刻所以決疑今假印現獲固不必再雕而罪
狀已昭著一斬二戍良不爲枉王文之縣稱竝無
其人前供不足憑信稅銀應從良斌希聖名下追
解葉萬春告捕得實或應給賞是在憲臺定奪
覆審得陳天錫偽造假印方良斌王希聖朋奸行
使盜國課而紊王章真死有餘辜者也假印出於
天錫之家卽欲謬諉於王文之夫豈可得况當日
初經搜獲已卽供吐明季偽造文書得授經歷之

狀雕蟲刻鵠詎非熟技乎外有黑木印記二顆竝
出其家俱係天錫所造而良斌家藏者則係架庫
經承於稅契上所常用非出天錫手也嚴訊行使
祇有稅契一項屢經研審雕刻由於天錫誠不能
揜仰奉憲臺慎獄之心欲令其當官雕刻彼豈肯
重摹前式依樣葫蘆自實奸罪今假印現獲偽造
情真夫覆刻所以決疑不疑何刻一斬二戍按之
律條法止於此仍照前擬
分守道奉撫院一件爲行查事

審得平渡巡檢汪海籌原名汪函表字涵生於崇
禎十七年間在蘭之黃楊溪口爲學究地保尹四
八所習知後於順治四年二月教讀於徐尙元地
方至六年十月始離其地而七年二月已儼然得
官視事平渡矣入京歷選寧如此捷耶其爲贗鼎
無疑雖藉言於崇禎十年五月納粟滄桑已變將
何足憑但憑劄未必盡由偽造是必另有一汪海
籌而汪函冒名頂代假優孟衣冠雖能抵掌怪夫
人婢學終露真形獨咲其不守黃蓋舊甕乃圖斗

米折腰抑何愚而妄也若非上臺明燭萬里幾令若輩弊可瞞天但前之授以憑劄者不可復問而知情受假律有明條是不可追提學道一件爲訪緝事

審得胡昇儀乃一假雷造冰之徒走空游騙者也方憲臺按試昇儀公然入婺使陳洪稱爲僕人假呂內院書札誑誘童生而方之蕃陳乾者輒墮彀中不思憲臺矢公投士凜若冰霜不循干託關防何其森密何物昇儀尙敢幻狐變相指鹿欺人真

所謂膽大於斗也乃如鬼之計方張而燃犀之照已燭確訪行拘若輩魂驚膽裂夫然後知詭譎之不易行而憲臺之明察遠矣今研訊方之蕃不係贗身陳乾已赴讞對質當日誑騙情狀供吐甚確昇儀卽欲狡辯固無能掩其僞矣若昇儀者誠不足惜獨訝此二童夢筆蕪花倖圖由竇藉孔方之力而墮奸險之謀貽笑鄉間陷身法網是妄人也相應與昇儀按律竝擬但誑騙旣確尙未受贓姑從杖懲歇家馮子浩雖容止非類審竝未預事卽

同行陳洪似亦竝墮其術嚴訊實不知情雖經枷責自不能免於竝杖耳

守巡兩道一件爲申解擒獲等事

審得徐君壽先則削髮爲僧繼而走空推命拐有夫之婦列無名之單觀其爲人似狡似黠跡其行事如顛如癡究之是一無聊賴之狂徒無忌憚之小人而已訊其印所從來卽幼年爲僧杭城法華寺帶回之物察其印爲何文卽佛法僧寶四字閱其所書之單則上有都府叅將等官問其人安在

悉係鬼名卽該縣亦查無其人止有張國安者現在再據地保何永泉等供國安平素確爲守分良民最稱愚懦則因其愚而故設此局以給之賺其銀穀其情近真若謂謀爲不軌尙非不易之論君壽單印具在取而視之全同兒戲竊恐不能欺三尺之童而謂能狡焉思逞斷無褻裳而就之者矣但前此縣審君壽有都督元帥勾引哨聚等語今則稱不任刑楚所招夫筆楚之下何求不得在該縣弭亂於未形誅心論罪卽君壽啓疑於印劄自

作之孽是亦可死但再三求其實跡猶同說夢卽按以假官僞劄之律而劄不成劄印不成印似難據以死法隨之惟是君壽拐畧朱國榮傭工夫婦且公然假標手本上亦用有僧印其事本於拐畧因查手本始獲名單則君壽之罪應從拐畧科斷擬以流配足蔽其辜國安魏南以及何永泉等竝從杖儆此一案也信獄未成株累雲空瘦斃閱其初情絕地方之亂萌安敢輕爲出入但有一念矜疑之情權其情法寧爲平反也

按院一件爲發審事

睦理

審得陳有雲行蹤不定素挾刀筆之技往來四方觀其門無寫狀招牌見王二往浼遂欣然允其包准且代爲籌畫僱人代告遂欲索其三十金此等舉動不問而知非端人矣但問之者有心而答之者無意矢口而談不能揜其情狀卽三十金之說亦未足爲確據總之市井無賴逢人說騙事皆有之憲臺明燭秋毫無微不照旣廉得其人所當柳責通衢懲一儆百庶奸徒聞風戢影知所惕矣

棘聽草卷十終

棘聽草卷十一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讞詞 疎逸

按院一件爲男命事

審得周文李科押囚之解役也李惟平乃名色義官總領批文告投者也周文所管解者係呂廷雲李科所管解者係裘武鳳均屬重囚乃因赴府審錄以致中路脫逃押差所司何事而致此疎虞及罪人云亡遂將廷雲親屬呂小毛誑稟該縣監禁

着取夫典守之人自出虎柙而家居之輩坐令雉
罹抑非情矣號寃上徹豈得已哉但細訊受賄有
無雖嚴刑堅不肯認總之中途失於防衛則有之
若謂故行賄縱雖天下至愚亦斷不至貪其財貨
而以身殉三木之犯也然中途不覺失囚律有常
刑雖李科已經物故而現在周文按法擬配自不
爲枉若李惟平雖不管押而領文失犯難辭杖儆
呂小毛情屬無辜已經省釋其呂廷雲裘武鳳仍
行照擬獲日另報

覆審得周文李科管解重犯呂廷雲裘武鳳而致
其逃殺人元兇竟使漏網此最可駭異事安敢不
嚴行勒緝務獲罪人以正典刑但批差解審者該
縣之事卽勒役躡緝亦該縣事也初旣不究明情
節徑行申報經承之怠玩可知故遲之一載杳難
蹤跡况此輩一經亡命則隱變姓名遠竄天涯未
易問矣及呂小毛上控批職承問究其賄縱情弊
無據屢行該縣勒緝實欲罪人必得以結大案不
虞久而不獲也查律過期不獲將失囚人等依律

究擬故成前招再蒙憲駁合將經承竝官役解比
或候兩囚獲日定招或先將原解差役問擬一面
勒緝另結統候憲裁

分守道一件爲藐憲截奪事

審得蔣惟禎等押解葉德進致彼狡兔化爲亡猿
雖德進素工竄逸謂非有劫奪之情其何能飄然
遠舉哉兼以葉忠與朝斌潛歸變產高會繼卽乘
屋拒差跡其兇橫以搶劫同謀必出其手况其口
供已經憲鞫乎但今研訊馮敬庵係省城保家竝

不知有謀劫一事如果謀劫何不近伏郊圻而暇
須之於七里瀧歷三日程途之遠也葉忠則以爲
彼時無處辨別直欲扳敬庵到官一明此事然則
向之所爲謀劫尙無確據特出於初讞之度思而
傳爲今日之疑案德進朝斌二犯未獲謀劫之罪
終難懸定惟葉忠與朝斌同歸則其罪在於拒捕
律云拒捕者各於本罪加二等又云爲從者減等
是朝斌爲首而忠爲從矣當如朝斌之罪遞科之
而斌於未逃之前似無本罪若忠者姑從不應加

等乎惟其押德進以致遁則惟禎等之罪在於失
囚律云中途不覺失囚如獄卒不覺失囚減囚罪
二等是以囚之罪爲輕重矣當如德進之罪遞科
之而進則又止追贓而無他罪若惟禎等姑從不
應示懲乎總之此案德進朝斌之獲與不獲惟以
完贓爲急今儘本犯家產變價四百兩現在起解
再難以本犯一人之故波連他產因江右不結之
案致累浙民所當請憲先解贓銀一面勒令嚴緝
另報其無辜餘犯相應釋放

分守道一件爲嚴催未完等事

審得葉德進犯贓江右先以詐稱胥溺爲亡命之
謀後雖獲自本籍而七里瀧之復逃猶是當日江
右狡脫之故智也在逃情節屢審已明嚴行捕緝
出樊之鳥久已高飛自不易於弋獲細查家產於
變價前銀之外委皆盡絕應將現貯府庫銀四百
二十餘兩批解江西早完前案而逃犯葉德進葉
朝斌等再行嚴緝獲日另報
分守道一件爲監吏脫逃等事

審得胡起龍盤踞縣帑侵蝕多金及禁獄比追狡
同爰免則其藐抗奸頑真三尺之所不貸者也嚴
行拘提杳無解審職行縣審追孰知起龍於投府
發縣之後再爲出柙之虎哉則此犯逃而復逃故
智旣熟在該縣近在咫尺復致遠颺而錢糧所關
詎容再緩况其產業盡屬義烏相應詳請憲批該
縣就近嚴緝先將家屬追比庶庫額得刻期早清
矣

分守道一件爲劫獄事

審得于國輔閃爍變幻真白日之黎丘狙狡陰殘
類含沙之飛蜮當其潛居省會專以羅織害人一
經誑准輒卽潛避聽其提擾以快私心習智使然
已非一日張汝紹亦其被害之人故伺其旋家同
捕拘獲送禁方以爲烏於樊獸在檻也孰知其譎
詐百生乃因除夜疎防而復爲爰免之脫乎一時
乘間同逸厥有潘宗倪卸珍二犯係竊盜而無事
主者問誰爲典守則禁子值日者葉德是也乃懼
罪在逃久緝未獲卽國輔之子于新顏亦俱遠颺

而不可復識矣若生員張一蜚係汝紹之親姪因爭賢田有隙向者國輔投匿害人之單疑爲一蜚所授今國輔既竄亦何從而質其發縱指示之由哉則其情罪尙未確也其于奇英乃國輔之弟樓惟星乃其子于新顏之妻父而陳卸奶乃國輔之工人其餘諸人據汝紹亦稱爲風聞國輔出亡時或經其家或資其路費然亦恟恍無據之詞不足遽定諸人之罪矣總之此案國輔實爲戎首釀茲厲階罪難輕宥奈其久緝未獲以致憲法猶懸所

當與失囚之葉德同逃之潘宗倪卸珍等一併嚴緝獲日究結

分守道奉三院一件爲塘報事

攝郡

審得俞明保戶也有賊犯陳伯瑞投誠反覆方行審質真僞前府蓋因部院有善爲安插之批不覆繫獄而本犯乃因保候竟爲爰免此八年六月內事也然問當日誰爲保者則俞明具在夫保者所以保其無疎虞之失今使鞫鷹之離臂而致桀兇之潛山誰之過歟俞明認保自不能辭其責相應

杖懲陳伯瑞一面責令嚴緝獲日另結
本府一件爲急救究冤命事

審得李炳然向曾經承朱邦心告許一案而徐思
茂則堂書掛號者也承行案卷當如執玉捧盈藏
之慎密何爲而使之化爲烏有也謂非受賄滅沒
其誰信之炳然一杖何詞思茂登號自必知情插
証更多狡詐併杖不枉原卷仍於兩犯名下勒追

棘聽草卷十一終

棘聽草卷十二

濟南李之芳鄴園著

錄四

金華縣一件爲男命事

審得梅小吃賊性天成殺機時動故曹允睿遇之
輒死夫爲盜而兼之殺人原無生路卽駢首藁街
何足以贖截腎剝腸之痛殺睿旣真卽雖投誠在
前告發甚晚烟居之編否時日之後先總無辭於
一斬蓋原係寇黨殺之不爲枉耳

金華縣一件爲活殺夫命事

審得顏如岳爲兵竈養用代當關遂竊虎威致逞
鷹攫與松蒲之不得持石塊以旋施很力一投慘
斷三肋陳一鳳原未動手奚容委卸之詞唐九禮
歸卽身殂何其殘忍之極嗟嗟禦暴將以爲暴也
殺人適以自殺乎檢証旣真抵紱不枉

金華縣一件爲律典謀殺事

審得葉天瑞邵思炳向與邵希周有爭產之怨邀
於吳廿三家夜飲已伏干刃於醉鄉矣樽酒論心

搭包纏頸蚤送希周於泉路傷哉烈焰騰屍猶滯
春閨之夢冷風蕩骨難招夜壑之魂猶幸天網不
疎祕謀旋洩雖兩吳蚤正天刑思炳已經配擬固
不能爲同謀加功之天瑞寬一絞也慘能勒命何
畏尺組

金華縣一件爲人命事

審得葉悌廿八不能爲叔解紛何至鹵莽特甚木
棍一揮初不虞葉思安應手輒殞也三石之穀未
清七尺之軀何在灰帳釀害心與俱灰檢審旣真

奚辭一抵

金華縣一件爲典寃事

審得王魁以債利之微新年罵座酒酣之後再至憤爭將方應擇斷指拔筋限內身死藉言咬耳而聰聽不傷歸咎醉鄉而麴蘖不受一命一抵然則王魁復何辭於纒頸哉

東陽縣一件爲號典父命事

審得賈應奇與賈應龍輒操同室之戈不顧服兄之誼爭水小忿亡身相殉何其愚也以防虎之鎗

爲刺龍之具重傷肋腿旋即畢命何其兇也其兇之甚則愚之甚器符檢確何惜一斬以謝九京

東陽縣一件爲劫財殺命事

審得蔣瑞舜之毆死劉四誠有可矜之情哉舜借婦翁許仲進之牛耕田日夕而仲進牽牛以歸途遇劉四借雜髮違式而奪其牛餽銀求贖而窘之甚農家者流以牛爲命強兵太橫夫亦激之使然也惜乎限於律而未能寬前經監候再審候會審定奪

東陽縣一件爲父命事

審得郭小福與杜同傑雖遠族甥舅當其阻棺之初想已懷悻悻矣倏而調佃固傷同傑之心忽遇忿爭愈觸小福之怒以積怒而用之扁挑以毆後而加之石塊人非金鐵豈任敲捶骨折經旬傷重殞命宜也逃而後獲絞則非寃

東陽縣一件爲申報事

審得胡六相以土人而充營卒輒敢肆虎噬狼貪之兇逞狐綏鷹攫之技夜入呂家剽其資物亦云

足矣而復淫其妾媵牽衣樓上致摧風雨之狂舍泣人前難磨白圭之玷卽此一事萬死有餘遑復問其砍傷鄰佑諸人哉亟正典刑毋污案牘

東陽縣一件爲四命黑寃事

審得孫六豹一獄蓋因姚伯芬三命被殺於家也卽伯芬時爲府歇無他事犯特以病孱不令其復保人犯耳往之東陽蕭然貧橐而乃招之逆旅似亦多情不知其何所仇何所利遂有此知情謀殺之舉且殺三命於家下復唆任氏投告以自彰其

隱此至愚者所不爲而六豹爲之淡不能爲六豹解者矣

義烏縣一件爲簡典男命事

審得傅應慶怨鍾謀產釁借盜牛鐵尺交加立斃王世爲於手下忍矣哉復拋屍塘中飾詞逐賊此尤狡以成其兇者也檢傷最慘屢讞旣真難逃一抵

義烏縣一件爲激典兄命事

審得王四之擬抵也特因其買柴召釁致有朱王兩姓之鬪爭當其風霾晦冥械石交加兩姓各有負傷他莫能辨獨朱崇元櫻鋒而至於死可謂不幸而且限內死於四之家此固四之大不幸也擬抵允宐但四之父王問芳初緣此案監斃前命有抵准抵有條此殆本犯一綫可生之機乎情有可原

義烏縣一件爲打死男命事

審得陳應京昇棺臨穴而金一榮率衆阻葬於絕賣之山是誰階之厲也以致飛石互加不幸金明

寅誤中其擊而日冥人稠旣莫能辨其當場下手奈何可以葬父者坐之元謀哉互鬪誤傷援例符合責板營葬情法允宐前經會審已明蚤請發落以甦久累

永康縣一件爲勅勦靖變事

審得呂瑯初則從叛繼則投誠亦可安心於農業矣而復假賣鹽以入賊營帶令旗而藏床下旗雖應字獲自瑯家轎則人擡已有梅証其爲賊黨何疑乎論死非枉惟是出於胡公常之首擒非由臨陣捉獲故其賊仗未明則此一獄也仍以疑例焉可也

浦江縣一件爲活殺二命事

審得應明等之殺應毛頭母子也釁起失牛謀成服辨擊方氏不已而至於勒毆毛頭未死而牽之埋嗟哉寡婦孤兒殞殘生於子夜神號鬼泣瘞冤命於空山慘未有若斯之極者也証由鍾氏杖有練槌雖羣兇已服天誅而應明難逃顯戮應春仍緝另結

浦江縣一件爲活殺兩命事

審得傅良化痛父被毆憤激中來立殞柳希元希貴於鎗下寔二柳爲之禍階也一命有抵楊壽已瞑目於九泉兩敗俱傷良化固甘心於三尺惜乎爲父報怨自罹厥凶灌水微嫌相殉四命雖大獄已成至今猶令人追恨希元之發端而惻然於良化之至情也絞固不枉

浦江縣一件爲拏究事

審得陳汝貞坐之通叛者特因其曾見方允昌一

面耳若論其爲首尙有授把總之陳一瑞請飲酒之陳思憲二人云亡則汝貞可邀祝網也至於搜出偽印係朱逆逼餉所投之物繳劄致遺前招屢讞明甚初與此案無涉且信獄未定纍纍已斃多人而致書招兵仍無寔據卽定爰書終滋疑實况原有可矜之情哉與其疑而死之無寧疑而生之語云殺之三宥之三職於此案竊有請也改配非縱

建德縣一件爲報鳴地方事

睦理

看得葉芒種夥劫洋溪上盜得財原不論其多寡
坐之以辟宐矣而屢駁致疑者蓋因初供出於葉
烏之口今烏已死安能起泉下人復質哉况賊祇
駱網舊衣亦貧人恒有之物使種爲渠首而所得
寥寥何廉於盜也且未經事主認識雖膏斧鑽亦
無以大折其心似可開其一面改擬非縱

建德縣一件爲地方事

看得洪祖貴等糾四十八人之亡命鼓柁而來劫
七千餘兩之多資席捲而去且執方大賓夫婦傷

額斷指江上綠林未有如此之橫者也聚原烏合
散卽星分然恢網終於未疎而渠黨旋亦就縛賊
私纍纍口供起獲者何莫非冷水坑方家之故物
乎程子儀等先服天誅洪祖貴等允宐駢斬以靖
萑苻至若汪思娜府讞以被縛艙內劫後分賊可
開一面

建德縣一件爲悍兵抽幫打劫事

看得張德勝等肆剝江洋假充行伍出沒江山清
湖之地勾連金華衢睦之間一劫吳教官之文憑

再劫溫司理之家眷官猶如此他何以堪致使數千里遊魂烟漂澤國十一人寃命雨泣荒郊亟正東市顯誅用雪夜臺幽憤

遂安縣一件爲明火劫殺事

看得李七七邵十五等夥劫方蘧年家明火入門是何勢燄也傷人執械是何兇暴也幸而被獲此殆天亡諸盜之秋哉七七綠林肆劫反噬與謀而拜匣簿契卽其行盜之左券十五黑夜成擒俛首無說而腰刀葛衣莫非賊仗之明徵雖他盜先速

天誅二犯允應正典

遂安縣一件爲挾姦逼命事

看得王四投充土兵薄暮挾刃而入老孀幼婦之家投宿其蓄謀固已不臧矣矚汪氏多姿初則謔浪調笑冀圖玉竊香偷繼則喊突魚然不禁蜂狂蝶鬧若非持刀之逐何致赴水而死乎傷哉氏也冰肌玉骨千古常貞伊彼烈婦雖至今存可也細閱該縣原招言之鑿鑿獄貴初情久成鐵案應從正法以慰幽魂

桐廬縣一件爲活殺夫命事

看得姚守亨因姚舜鼎蹂躪其田禾而遂忍戕其骨肉頓思亡父之夙怨慘忽起於操戈不顧堂叔之親情命遂殞於破斧傷痕旣合認狀可徵想守亨果有爲父報讐之心卽以頸茹刃應亦自甘如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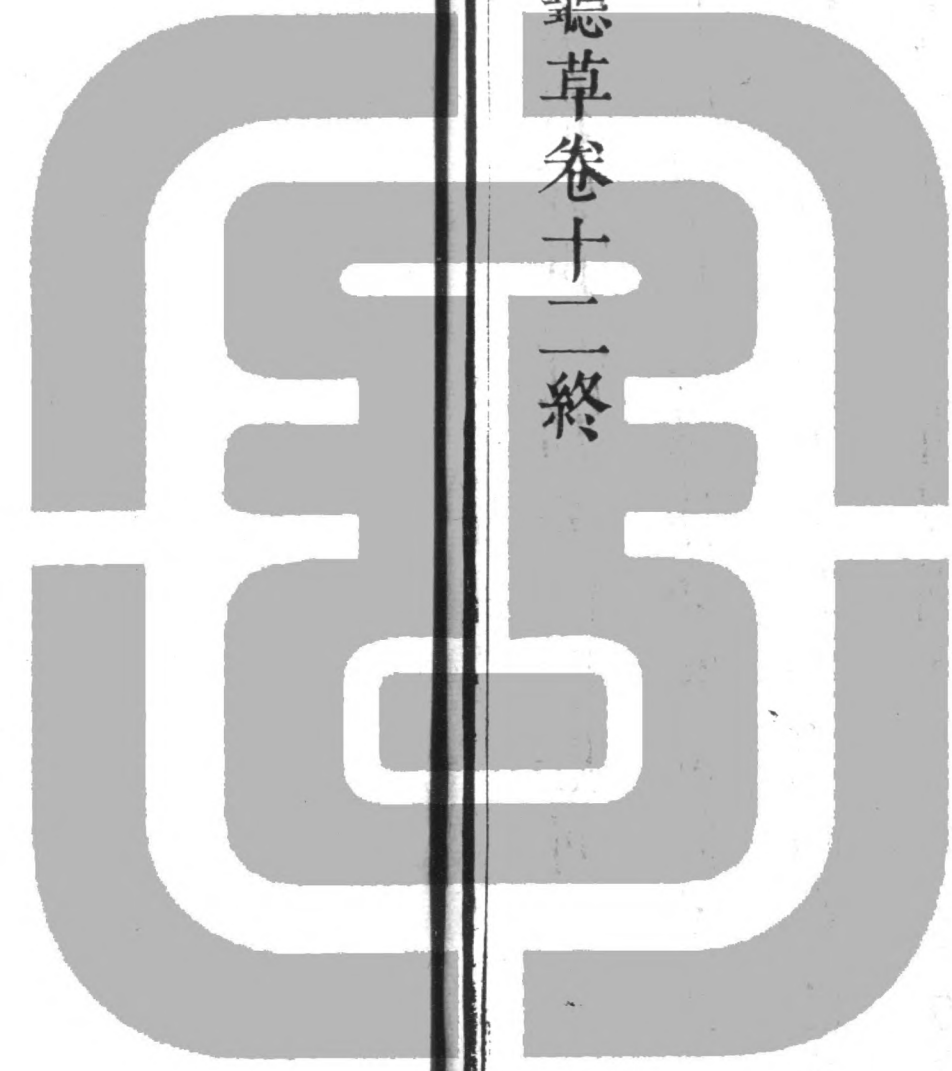
桐廬縣一件爲擒獲江洋大盜事

看得方彪夥劫出於故盜孫國鸞之口供銃藥弓箭網中等物皆獲於其家迨後捏告發問始俛首

承招據供行劫分贓歷歷可數職雖未經親鞫閱其原招其爲綠林豪客復何說哉但可議者分贓猶無確據事主未聞告鳴國鸞已死不能起而復質此府讞之所以猶爲懸案也方文泗雖分銀十兩猶未上盜初出國鸞之供似在矜疑之列若窩頓非真之汪瓊無知告証之周乾各從杖徽允當其辜



棘聽草卷十二終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